

# 鐘聲

第十七期

February, 2011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会刊

# 二零二零年 北美地区校友上海聚会留影

详情见本刊 洪钧言《金秋十月故乡行》

李忠明《无锡参观》



2010年10月30日位育中学刘校长和国副校长(女)在上海天平宾馆宴请赴沪海外校友



上图：2010年10月30日李忠明和陈旦丽代表海外校友看望老校长赵家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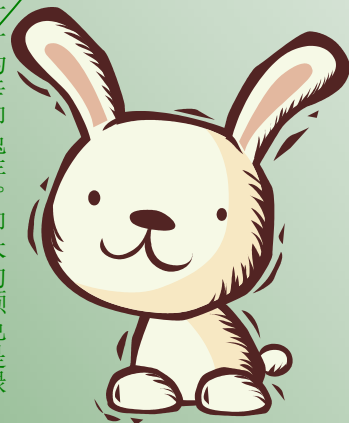


右图：部分北美校友在星港酒楼聚会留影

下图：蒋老师，黄老师和校友们



二零二零年为辛卯兔年。卯木的颜色是绿色，所以绿色是兔年最给力颜色。又道卯木生火，而火的颜色是红色。故本期封面为绿色基调并突现红色。祝各位校友兔年幸运，万事如意！





## 本期要目

编者按	周国辉	人生如四季 等诗四首
洪钧言	金秋十月故乡行	徐慧丽 看同学聚会照有感
李忠明	无锡参观	华东耘 (华菲菲) 夕阳无限好 何须叹黄昏
瞿德霖	2011年聚会 (草案)	孙 雯 在百老汇的夜空下
孙 雯	位育的似水流年	沈和平 旅游见闻随想录
罗自平、张永锋	喜观世博	周玉书 <i>Denmark - Bits and Pieces</i>
吴攸承、瞿德霖	上海, 北京, 纽约	张秉颐 <i>A Parking Ticket</i>
汤沐黎	风流子, 牧歌, 送蔡老师 等	吴雪薇 <i>After</i> 位育
黄承海老师	尊敬的师长 真挚的朋友	周家钧、瞿德霖 我们的海军父辈: 搜寻官方
杨一华老师	希望, 月下玫瑰 等	纪录
黎瑾	新的美国梦	财务报表
黄太平	地下建筑浅说	校友通讯录

## 编者按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

《钟声》编辑的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我们的校友会是联谊组织,《钟声》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尤其是回忆我们在母校的时光的园地。

从这一期开始,《钟声》将采取全部彩印出版,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多添加丰富色彩。在这个网络信息应有尽有的时代,需要大家一起来将《钟声》编成一份我们自己的独特的而且一定要有保留价值的刊物,希望您能和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钟声》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每个人都不容易。同时,欢迎各位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见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三言两语也好,长篇大论也罢,都请考虑投稿。

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编辑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做有限的编辑以便出版,但和文章的观点无关,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

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盼望没有为本刊动过笔的校友和老师来稿。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都欢迎。请注意,文字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没有特定格式的中文或英文电子文件方式 Email给我们。手稿和打印稿也可以,相信大家谅解编辑部人手财力有限,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在此我们更要向各位为本期《钟声》打字,组稿的校友致谢!另外由于印刷页数限制,我们这次留了几篇出色的稿件将在《钟声》第十八期上发表。

感谢大家的支持,传阅《钟声》,和新会员的加入。

来稿请寄:	徐慧丽	Ms. Holly Xu	<a href="mailto:Hxunited@msn.com">Email: Hxunited@msn.com</a>
		72-35 112 <sup>th</sup> St, #2C, Forest Hills, NY 11375	Tel: (718) 897-4116
	吴攸承	Mr. Nicholas Wu	<a href="mailto:nickwu@aol.com">Email: nickwu@aol.com</a>
		1 Hayes Court, Stony Point, NY 10980	Tel: (845) 947-9020

本期《钟声》编辑: 吴攸承,徐慧丽,蒋青,瞿德霖,叶秋怡,周玉书等



早在去年，位育北美校友会就开始计划今年世博会期间组织海外游子故乡行的活动。十月的上海，正是秋高气爽，金桂飘香的时间，带着盼望，带着激动，我们这些位育昔日的学生（参加者见合影1）于十月十七日中午来到卢湾区星港酒楼与蒋衍和黄承海两位老师相聚。蒋老师先代表位育校长和其他领导欢迎大家并邀请大家于返北美前与校领导见面。然后大家以茶代酒，抚今思昔，不胜感慨。虽然绝大多数参加聚会的校友离开母校已数十年之久，但均对自己在位育学习的那段经历表示无限的

怀念。师生或学友间的浓浓谈兴，丝毫不受面前丰盛佳肴的影响。为了给大家助兴，孙杰尼（54届高中）和蒋青（67届高中）还联袂表演了一段京剧“四郎探母”。精彩的唱工和身段，博得掌声一片。整个聚会期间，欢声笑语连连。十月三十日中午，部分北美校友（参加者见合影2）又去徐汇区天平宾馆参加位育中学刘晓舟校长，国庆波副校长以及钟大鑫，蒋衍老师的宴请。两位校长向大家介绍了位育中学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并真诚地希望海外校友能经常回母校看看，为母校的发展出力。

此次故乡行活动，李忠明（65届高中）和宋薇楚（72届高中）两位校友功不可没，在组织上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此次活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为部分校友在国内行程临时变更，而未能按原计划去无锡领受李忠明校友的地主之谊，仅林宏同学代表大家享用了名扬天下的无锡“三白”美食（详见李忠明另文报道）。

今年的故乡行已成功地结束了，但此行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带来更多的思乡情。期盼着2013年母校70周年大庆时，我们再相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部分海外校友和国内师生在上海星港酒楼聚会

秋风送爽，以位育北校友学会代表林宏为首的一行人受留美医学博士李忠明先生的邀请于2010年10月18日赴无锡实地参观和考察。考察团于当天下午抵达无锡，在总裁李忠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无锡市海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创新型的医药试剂研发和生产公司，也是无锡吸引海归的530计划的试验基地。公司与当地卫生部门通力合作，开展结核病诊断试剂的研发业务和产业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当晚，考察团全体成员在李博士的周到安排下入住在景色宜人的江原山庄，享用了无锡“三白”的美食，领略了日新月异的无锡夜景。次日，一行人饱揽了无锡不断拓展更新的市政建设，高速公路、桥梁相继通车，城区绿化覆盖率日亦增高，城市布局逐

步生态化，打造了山水名城、共建吴越文化。在太湖边上，参观了荣毅仁祖宅基地上开发的房产项目，其高标准、国际化的理念吸引了众多的海外留学回国的高级人才。10月19日下午，有滨湖区科技园的领导、侨办主任以及上海侨商举行座谈，畅谈530计划中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和投资待遇，尤其谈到高新技术等项目如何在长三角地区能取得飞速发展，促成多赢共赢的局面。通过考察，对无锡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产业的战略目标以及扶持海外人才来锡创业的政策表达了由衷敬佩。晚上，与会领导和参观成员共进晚餐，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考察活动。



2010年3月6日部分美东师生聚会于纽约



虽然在我求学的二十余年中，只有初中三年是在位育。可是因为我妈妈是位育的老师，所以说我与位育的缘分，从我出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还被包在蜡烛包里，我就时常被我妈妈抱到当时的五十一放在办公室桌子上，等妈妈下了班以后的政治学习斗私批修。再长大些全托，经常也被接到五十一去等我妈妈下班，那些学生会围着我叫“小三毛”，做班长的戴红卫兵臂章的女同学有时还会带我在校园里玩。那些读着张乐平《三毛流浪记》长大的学生，不晓得后来有没有被送出去插队落户。想到小时候去位育玩，就会想起和蔼可亲会写书法画扇面的程颖先生，他常要带我们去看他生物实验室里收藏的各种标本，我那时候最怕看又最稀奇看的是实验室里那个不足月的胎儿标本，程颖先生讲起收集的标本总是饶有兴趣地娓娓道来。和妈妈搭档做正副班主任的李莲宝先生，看到我总会笑眯眯很欢喜地叫大囡囡大囡囡，听很多人讲他上课很凶的可是我却仗着人小一点不怕他。妈妈总是说“大起来叫李先生教依物理”。听说李莲宝先生不单物理教得好，围棋也是上海滩上顶呱呱很出名的。

说起来我的游泳还是在五十一学会的，小学里的暑假我常常泡在五十一的游泳池里。有一天游泳池正好放水，因为看到水浅我就大了胆子在水里扑腾，我的身体也因为放松自然而然地浮起来了。谷红宝先生那时候在游泳池，她不但要管学生管游泳池，还总是象对自家小孩一样照顾我，我记得吃中饭的时候，她时常要在我的饭盒子里加几片咸蛋几块油煎带鱼。后来谷先生教我们生理卫生，

我学起来驾轻就熟不单是因为她教得深入浅

出也实在是因为我跟她太熟了。我小学毕业那年本来是我们区里保送重点学校的，但是我爸爸妈妈偏偏只迷信五十一。妈妈办公室的张礼贤先生于是出面让我把户口报到了她的家里。张先生后来初三教我们数学做班主任，对我和对别的同学一样严肃，我有时调皮真想去提醒她我们曾经还做过“亲戚”呢。考初中前一段时间的每个周末，妈妈都带我去参加朱三近朱先生专门开的教工子女语文补习班。朱先生操着一口常熟口音，不瘟不火地把我们的语文水平教得突飞猛进。

初中我们那一班有点“皇亲国戚”的意思，班里不仅教工子弟多而且社会各界名人的小孩也塞进来很多。据说都是冲了潘承芬蔡启凤两位先生的黄金搭档。潘先生教数学循循善诱，蔡先生教语文声情并茂。两位老太太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对我们一班小孩既严格纪律又充满母爱。最好玩是有一次潘先生在班里搜出好几只手表，她索性就象印度人套手镯那样把手表统统套在她手腕上，然后一本正经站在讲台上训话，背过身去又忍不住对蔡先生眨眼睛偷笑。蔡先生规定我们每周写出的练笔，要求有文章有内容还要画插图画花边，很象是今天的“博克”。

初二范若良范先生教几何，范先生上课风趣幽默，最经典的就是他的宁波话把“C+B”念成“西瓜皮”，引来哄堂大笑，他自己还跟我们一起笑。倪友兰倪先生教我们的世界地理和经济地理，他讲了一句“地质学是一切学科的先驱”，我一度曾狂热地想做地质工作者，把我爸爸妈妈吓得够呛。我初中那时大概正好生长发育怕难为情常常驮背含胸，倪先生会帮着我妈一起管我，每次只要被他看见我驮背，他就会拿了教鞭敲我的背脊叫我站直。姚国莘先生教我们美术课，我因为从小学过画，所以下了课就欢喜泡在她北楼前面矮平房里的办公室里，看她画图也拿她的颜料自己画，姚先生年轻活泼，和她聊天可以百无禁忌天南地北，姚先生的老公是清华才子多才多艺，我还跟他学过一两招弹吉它呢。顾紫薇顾先生教过我们政治，其实我记不请李平钧先生是教我们语文还是历史了，不过总记得他常常趁我们做眼保健操的功夫，写了一黑板的草书，我们一班同学睁开眼睛就在下面起哄叫好，然后听他海阔天空地上课。殷蔚芷殷先生教我们初三英文，初三那年歌咏比赛我们四班仰仗着殷先生教

的美国儿童歌曲用轮唱的唱法夺了年级冠军，这可能是三年里唯一的一次赢了我妈妈做三年班主任的三班。

说到我们初中的三班四班之争，我身为四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始终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蔡启凤蔡先生从初一就开始对我耳提面命要我站稳立场，可惜我这个班长领导不力，我们这个“养尊处优”，“皇亲国戚”的四班始终无心恋战。三班后来神气得很，好像还得过市里的先进集体。他们这一班的同学一直都和我妈妈很亲，李永明，顾茵，柳霞，徐智平，黄若苇，章林佳，周德军，潘浩等等，这些目前在国内职场商界艺术界叱咤风云的同学，平常逢年过节都会去探望我父母。特别是我妈妈七十岁之际，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位育的红楼，请了很多相关的老师同学，以母亲在位育的教学生涯做主题为她庆祝生日。我回国看到他们做的海报和生日那天的照片，除了万分感激就是无限的感动。

位育的标志除了钟声墙报，另外就是每个位育学子魂牵梦牵的红楼了。我读书的时候红楼是我们的图书馆，多年后我在莎士比亚的故乡Stratford-upon-Avon旅行，回忆起初二那年暑假，年轻的图书馆小老师网开一面，让我借出整套的莎士比亚戏剧，我用脚踏车驮回家之后，花了一个暑假去读去背去摘抄莎翁的名句。在红楼阳光明媚的玻璃露台上读收获十月花城之类的杂志，是初中时代无上的享受。电影明星李丽华到香港以后的岁月里，不知道有没有想起过她上海那幢美仑美奂的豪宅，如果她晓得那所房子并没有沦陷给哪个贪官污吏军阀兵痞，而是包围在安静干净的校园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晚辈，李丽华或许会很欣慰的。初中毕业以后我为了逃离妈妈的视线，选择了住宿的高中。即便如此，一直到出国，我时常还会有事要去位育。后来位育工会请了裁缝在红楼的顶层为职工服务，我更是三天两头要去找裁缝阿姨做新衣赏。前二年在美国碰到黄承海黄先生，他笑说从前他们年青教师在红楼顶楼住宿时，我爸爸来找我妈妈约会，就会在红楼底下吹口哨。

位育的老师不管教没教过我，我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认得或者听说过。我们那一年的校长是张启昆张校长和陈伟陈校长，还有李楚材朱家泽黄孟庄朱启新章寿朴这些名字，都是耳熟能详与位育齐名

的前辈。赵家镐先生好像也没有教过我，但是我的排列组合是读了他父亲南模校长赵宪初的《排列组合论》豁然开朗的。蔡光天蔡先生好像只代过我们一二节数学提高班，我对他的崇明口音远比他教的那些代数印象深。说到蔡光天，我们从上海出国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是知道前进读过前进而且记得前进的。我个人很佩服蔡光天的创业精神，也感激他大手笔给予位育教工子女免费读前进。

我小时候常常跟我妈妈到住位的老师家里去做人客，顾蔚华先生的家很远房子很大，去起来总是可以玩一天吃一天。汪学瑜先生家里有一位象老祖母一样亲切的老保姆，他们家过年做的松糕我至今都没吃到过更好吃的。汪先生的儿子艾驹清跟我是市二中学对面徐汇区教工托儿所的小朋友，后来初中三年我们也是一个班的，几年前我妈妈传了一张小团照片过来叫我猜，我瞄一眼就认出来了：小艾驹清，还有啥人？，我们还带过我大学里一些要好的同学去参加过殷蔚芷殷先生家里的沙龙，她的先生中科院植生所的王所长，亲自给我们放他那一年英国旅行还有查尔斯戴安娜婚礼的幻灯片，殷先生的女儿清清还给我们表演过钢琴。

这次暑假回国我带了小孩一起去位育，门口的门卫很严厉地要我写了条子进去签了名出来。红楼里签名的老师比我还年轻，连看我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把条子交给门卫的时候我自言自语：“从前我读书时候门房间的老伯伯叫孙怀忠，他的眉毛很粗很长，他很喜欢我，因为我看见他总是叫我。我中午去门房间取报刊信件，他总会让我坐在门房间里翻翻新来的报纸和杂志。”位育的新门卫看看我似听非听，小孩子们也早已跑到校门口去看野眼了……

几年前朱家泽蒋衍潘益善徐植到美国来访问时，朱校长拉着我的手说：“你妈妈还是我把她从市二挖过来的，那时候她比你现在都要小很多呢。”时光如梭，朱家泽校长，张启昆校长，顾紫薇先生，李莲宝先生，朱三近先生，倪友兰先生，李平钧先生，蔡光天先生都已先后作古。我怀念位育，怀念教过和没有教过我的，每一位位育的师长，我怀念在位育的每一天。





欢迎各位学友师长2011年来我这里团聚，我是自由职业者，好客好朋友。时间可以在五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七月四日国庆周末，九月六日劳动节周末。非假日周末的机票应该便宜得多，也可以考虑。我建议在有兴趣来的校友之间协商一个确定的日期。

如果没有来过中西部，不妨试一试，明州的介绍在下：<http://www.unitedstatesdestinations.com/minnesota/land-of-10000-lakes-state-of-minnesota-united-states.html>

我热诚欢迎大家，家里可以住10到20人，不奢侈不豪华，但是宽敞舒适，2005年所谓自建的，再来就要变旧了。<http://www.mapquest.com/maps?city=Roseville&state=MN&address=545+Iona+Ln&zipcode=55113-2326&country=US&latitude=45.024229&longitude=-93.123113&geocode=ADDRESS>

住家边上是本城的几个公园，<http://www.cityofroseville.com/index.aspx?NID=202>，都带湖，因为本州的车牌就标的是“万湖之邦”，可惜我家不临湖，但后院有鹿有狐狸有菜园。

我们可以租面包车去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国家公园：[http://en.wikipedia.org/wiki/Lake\\_Itasca](http://en.wikipedia.org/wiki/Lake_Itasca)，4小时半的车程，很多朋友去过，都觉得不错，水浅，可以走进湖里。明州的地形是冰川期形成的，冰川刮过，留下这么多的湖，同时还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清澈碧绿，还可以看到印地安人的野稻米[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d\\_rice](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d_rice)，是长在湖水中的。野稻米作的色拉饭和奶酪汤，都是一绝，我特别喜欢，有的朋友说类似中国南方的血糯米，我不

觉得，大家可以来鉴别一下。

10多年前，美国商城建成时，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超过加拿大当时的埃德蒙登商场，日本和德国有班机直接来此购物，因为就在机场附近，如果有喜欢类似商场的学友可以去转一转，吃个饭，<http://www.mallofamerica.com/#/main/home/home>。说起机场，明州的国际机场很小，和芝加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不能比，幸好不能比，否则就太太太不容易进出了。

如果对美洲大陆的“毛皮战争”有兴趣，可以去<http://www.mnhs.org/places/sites/hfs/>，当时美国政府和这里的印第安人一起，抵挡和法国政府合作的北方加拿大印第安人，在这里打一场印第安人的人民内部战争。密西西比河和明尼苏达和在这里交汇，可以到此一游。

明尼苏达大学是全世界占地面积最大的学校，那是在苏联的卢蒙巴友谊大学关闭后的排位，不知是真是假。明大植物园很漂亮，<http://www.arboretum.umn.edu/>，去转一转，然后在我太太下班后业余嗜好经营的餐馆<http://eorderingsystem.com/tianjin/TianJin/index.aspx>吃个饭，菜不错，厨师来自天津水晶宫饭店。都在城市的西南角，之间只有三分钟的车程。

我也常陪朋友去明州和威斯康辛州交界的地方转一转，离我家30分钟左右，一览两州间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St.\\_Croix\\_River\\_%28Wisconsin%E2%80%93Minnesota%29](http://en.wikipedia.org/wiki/St._Croix_River_%28Wisconsin%E2%80%93Minnesota%29)圣克绕河平和宁静的中西部小镇风光，还可以跨桥去威州吃个午饭，不亦乐乎？





# 喜观世博

罗自平 65 届， 张永锋



2010年10月23日，我们全家和随行朋友由史美进同学介绍，在位育同窗郑文煦、李振康的陪同下参观上海世界博览会。是日，秋雨交加，观博人潮近百万。

## 双调 . 新水令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世博动情怀旧。心绪千丝万缕，丝缕胜三秋。隔洋相望，多少事，上心头。

## 驻马听

捉襟见肘，我不才向为时间愁。自从秋后，只见观博人潮涌，急得我影儿消瘦。策一鞭马挥一挥袖，驾银燕渡重洋，我连轴转偷得半日闲悠。

## 折桂令

却不觉东方既白，忙会见同窗学友，屈尊他们当导游<sup>1</sup>。一路见林立高楼，整洁街市，美不胜收。旧容颜改了又修，思乡人唯恐疏漏，一番番将记忆猛搜。待到了大门入口，却见那攒动万头，军人伺候。觑见了这一番拥挤，便是他贵宾也难酬。

1. 郑文煦和李振康分别担任世博分馆馆长和总监要职，却在风雨中全程陪同我们，此之谓“屈尊”。

## 落梅风

接天涯，通海角，人潮骤。开馆后大江奔流，刹那间百米赛跑竞斗，人的山人的海边前行边欢吼。

## 庆东原

倾盆雨扑面抽，雨帘模糊了双眸，打不散人墙守候。进园后人潮似套了轱的牛，唯解放军是瞻首。一忽儿鱼贯入流，令行禁止，一忽儿又并排儿走。

## 甜水令

则见那婀娜婀娜，红红黄黄，千姿百态，左右前后：世界各馆芳竞艳斗。风土民情，特产科技，各彰其尤，来神州大显身手。

## 沉醉东风

观博潮大饱了眼球，思乡人顿解乡愁。湿漉漉一行人精神抖擞，乐呵呵忙叙旧，谁曾望世博重联同窗纽<sup>2</sup>？似珍珠霓虹下以茶代酒，我则专为友情一醉方休！

2. 自平与郑文煦同学虽同届却不同班，由史美进同学介绍认识，与李振康同学虽同班，却有四十多年未见，此次靠世博重接纽带，是佳话。



我们合写这几段故事，是有关吴攸承学弟瞿德霖学兄通过近几年“钟声”的筹稿和编辑事务而结识，如何在上海相聚，在北京找到离开位育近三十年的共同的班主任龚稚玉老师，以及在纽约半天的同乐。

这篇短文是德霖再三催促下，将攸承逼上梁山动笔，因为德霖也懒，想从攸承那里借光。来美26年，邯郸学步，英文没学好，中文大退步。加上当时学习不努力，各位看官就不能说龚稚玉老师没教好这对宝贝弟子。

### 北美钟声编辑组的同仁

我们俩相识，是通过近几年“钟声”的筹稿和编辑事务。文乔学长过去后，德霖接手办了一期，笨的原因，力不从心。故由攸承一直负责编排到现在，每年最后编排钟声时的几个月，时间精力高消耗，尤其是大家都在很忙的社会里生存，攸承不容易，德霖在此自说自话代全体校友，敬他一杯青岛啤酒。

09年春，说好在上海聚，我们俩竟然在浦东机场候机2小时时彼此错过，那天攸承去北京，德霖去成都，攸承在机场打电话给德霖，是德霖的老爷手机不好，竟然没有听到。后来又同一天返回上海，在上海襄阳公园边上的圆缘饭店和蒋衍老师聚，饭后去东湖路酒廊聊天，都很开心，这是第一次见面，有另文在钟声已刊出。

### 寻找龚稚玉老师

旧事忘不了，旧人更记得。下面讲的搜寻龚稚玉老师的故事就是如此。不记得何时聊起，我们俩有过共同的一位班主任。《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和母）。

德霖63年进校，龚稚玉老师1962年刚从大学毕业，第二年任中一（8）班的班主任。真年轻，很善良，很和气。教我们语文课，普通话要求很高，上课一丝不苟。我们第八班和其他同级比，可能比较捣蛋比较乱的，功课好和差起落很大，大部分都

贪玩。龚老师以身作则，带大家做每星期的清洁教室，唱歌，还家访每个同学。想想当时做个班主任也不容易。记得李楚材校长常来我们班听龚老师的语文课。后来大家离开学校，只听说龚老师远嫁北京。

龚老师不但是攸承中学四年的班主任，而且在毕业分配时，她对当时的工宣队拍着桌子，硬是把攸承分去了仪表局上无四厂的技校。在那个时代，这决不亚于今天顶着风险推荐一个学生免试去清华！正是由于她的坚持，攸承才在电子行业里一干35年。攸承道：弟子不才，成不了比尔·盖茨，但无论如何，也要当面致谢。

那是零九年初，攸承所在的公司决定在北京建立子公司，他成了理所当然的业余负责人。当他把公司安顿好，交给秘书的唯一一件私事就是找到龚老师。

只知道龚老师为了家庭团聚，80年左右去了北京四中。龚老师退休前是北京重点中学-四中的高级教师、教务主任。2010年的北京语文高考状元就出在北京四中。由此也能看到龚老师的业务水准。

攸承到北京后，先给北京四中打了两次电话，对方均称我校没有龚稚玉老师，但也不马上挂断电话，并追问攸承是谁。但无论攸承如何解释，就是不给攸承答案。记得她先生姓强，是北京一所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攸承只能给他们公司在北京办事处的秘书李小姐下任务了：龚姓不多，强姓更少，如此这般，必须完成。

好在中国的秘书给老板干私事比干正事要卖力好几倍，攸承刚回美国李小姐就有好消息了。龚老师的大学同学李昌海先生网上发了一个北京记忆的帖子，其中提到了去北京看望同学龚稚玉并丈夫强先生。李小姐给李先生写了Email，一来一去，攸承就有了龚老师的电话和地址。同时也把李先生的帖子转发给了北美校友和上海负责校友活动的蒋衍老师。好几个回邮除了代为问好外，还有如下评论：“龚老师是我校最漂亮，普通话讲得最好的女老师！”

上海,北京,纽约

吴攸承 76届  
瞿德霖 66届



下面是攸承拜访龚老师：

“我九月一日到北京，就给龚老师打电话。由于饭店里的冷气对龚老师身体不好，只能约了晚饭后去看她。等堵车堵到潘家园已近晚上八点了。龚老师一开门就对说‘你又长高了！’惊讶之后，我总觉得做老师的有特异功能：教了成百上千的学生，三十多年后居然还能认出，并且叫出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如果说我是事先打了电话的，她有准备，但在当我向她转告北美校友的问候时，一提起瞿德霖学长也在找她，龚老师马上说：‘他个子不高，爸爸是海军。’就不得不佩服了。当然，如今德霖高大魁梧，一定是中学毕业后长个儿了！”

龚老师除了腿脚不便，多带了一付眼镜，变化不大，精神非常好。少了一分英姿，更像一位慈母。我给她带去了北美同学的问候，也给她带了《钟声》。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没能把三十几年的故事讲完，但也足够回味的了。她再三叮嘱，国内人事险恶，千万小心。负责技术，少负责人事。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话真是千真万确。”德霖很纳闷，龚老师如何能在这么多弟子中能记得家父航海，想来想去，可能是家母托辞，再三将管不好儿子推在其父常年不在家。下面是德霖拜访龚老师：

“09年十月金秋，我到北京，根据攸承学弟提供的电话地址，和龚老师联系上去看望她。我心里很激动，人上说上小学学写字算数，入中学学做人。龚老师是我们学做人的启蒙老师啊，她的善良，淡定，学识，都给我们以后几十年做人奠定基础。和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龚老师辛苦一辈子，已经退休。承蒙老师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船长，说我是大嗓门。

我们聊过去，过去的每一个同学她都记得，无论是捣蛋的还是守纪律的，无论是功课好的还是需要补考补课的。我们谈现在，所知道的各位同学的经历遭遇。

龚老师家居普通简单，老师行走有点不便，



瞿德霖 2009 年拜访龚老师时合影

我看着这位退休已久的老师，脑中出现的却是63年她做班主任和教学语文时的年轻身影。人的一生多快，40多年竟然敢于一闪而过。合影后分别时，我告诉龚老师，所有的同学都想念她惦记她，我一定会再去看望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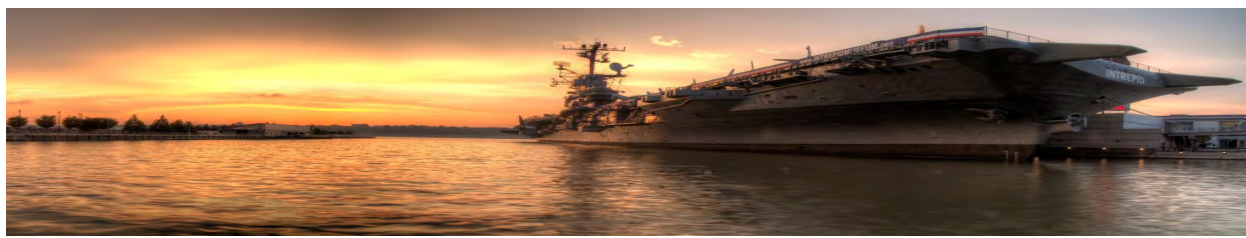
说起来，攸承和德霖年龄相差10岁，但是我们在为钟声做点事，在寻找龚老师，在和母校联络事宜的过程中，自有意同寻常的默契，原因大概就是我们都是位育人吧。

### 德霖的纽约半日游

在十月中有事到纽约，即刻想到可以和攸承学弟再次会面。时有网络往来，开开玩笑，聊聊世事。这次有幸在纽约再相逢，小记如下。

攸承学弟办公室离开我办事的百老汇街靠近赫德逊河的办公室不是太远。我一了事，就换了舒适的衣服，在快下班时间的大街上等他，饱览大都市繁忙的景象。时隔一年多，见面分外高兴。攸承学弟依然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确是上海和纽约风格的典范，好的全让他占上了。

承蒙攸承学弟记得我的海军情结，先带我去附近的无畏号航母，其为艾赛克斯级航空母舰，由纽波纽斯船厂建造。1943年8月16日服役，经历二战，越战和冷战。退役后对外开放，停靠在曼哈顿





幽冷的银光，荡漾在花丛，  
美丽的红妆，一脸的倦容。  
不要麻烦苏东坡的高烛，<sup>注1</sup>  
也不劳阳光和春风抚弄，  
让她睡吧，她是多么娇慵。

谁说睡和醜是一样，<sup>注2</sup>  
谁说安眠就等同于死亡。  
不须解脱魔法师的妖法，  
也不劳爱情的雨露滋养。  
让她睡吧，她是多么的安详。

脸上流露着甜蜜和娇羞，  
心中没有一丝惶恐忧愁。  
不要寻觅陶渊明的桃园，  
也不劳逃避洪水的方舟。  
让她睡吧，她是多么的自由。

注1：苏轼“海棠小诗”：“为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注2：“寝”字既解释为“睡”也可解释为“醜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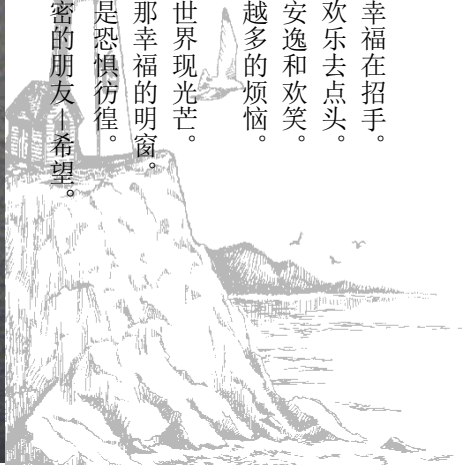
## 月下玫瑰

杨一华老师

## 希望

杨一华老师

说你是失望的姐妹，你却对幸福在招手。  
笑你是痛苦的伴侣，你偏向欢乐去点头。  
骂你是不幸的根源，你赶走安逸和欢笑。  
对你相处得越亲呢，也带来越多的烦恼。  
有了你生命才活跃，有了你世界现光芒。  
有了你才能一往无前，通向那幸福的明窗。  
黑夜中失落了明灯，留下的是恐惧彷徨。  
人们能离得开你吗？不，亲密的朋友，希望。



上接第九页：上海，北京，纽约

86号码头，就在中国总领事馆附近。

据说犹太面圈是纽约的最有名，我很喜欢，但是刚好在行前掉了一只牙套，不敢乱咬韧劲十足的面圈，忍痛割爱，就像大禹治水，过纽约各面圈店而不入。但是我还有一好，就是蛤蚧奶酪汤。久闻纽约“Soup Nazi”盛名，攸承学弟已经找到，叫纳粹汤太难听，已经改为[www.originalsoupman.com](http://www.originalsoupman.com)和很多牛气的名店一样，店很小，没有堂吃，付款后拿了就不管食客了。我只知道有新英格兰和曼哈顿两种，我喝的是新英格兰蛤蚧奶酪汤，攸承喝的是龙虾浓汤。味道好，蛤蚧鲜味，带一点土豆碎粒，也带一点点微红颜色。和通常一样，我总觉得美国人喝的汤浓了一点，在家喝罐装的蛤蚧奶酪汤，我都会加点水或牛奶。

纽约的泊车真是问题，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将车用升降机叠起来，寸土寸金啊，而且很花时间在在那里等。攸承学弟带我去[www.theviewny.com](http://www.theviewny.com)喝酒，一路上去，看到各类公私聚会。这是全纽约唯

一的旋转酒廊和餐厅，顾客也很多，但不嫌挤，很舒服。一眼望外，夜幕前的晚霞在不知不觉中变换夜色，饱览纽约水陆，远眺新泽西。

下一站是 La Fonda Del Sol

[http://www.patinagroup.com/restaurant.php?restaurants\\_id=19](http://www.patinagroup.com/restaurant.php?restaurants_id=19)，饭店名称不知道如何翻译，很时髦的改良西班牙菜肴。玻璃墙隔开饭店的两个阶层，低一点的是酒吧餐厅，走上几级阶梯，是正餐厅和酒廊。我们的正餐主菜是攸承学弟点的自养家鸭（配球牙甘蓝和地中海椴椴，拌芥末油）和我点的鳕鱼（配烤杏仁碎粒，柠檬，和瑞士甜菜），开胃菜是攸承学弟的西班牙红葡萄酒浸野蘑菇和我的西班牙辣味脆土豆（我2009年秋在中国的土豆之都甘肃定西吃了一大盘烤土豆），喝了红酒和汽水，聊聊天，叙叙人，很高兴。

时报广场，霓虹灯闪亮，是每年元旦前的热点，我们那天是星期二，照样人很多，看来尽是游客。我一想到每年狂欢的迎新人群在这里倒数，有点说不出的苦衷，迎新是高兴事，但是送旧更应该是依依不舍的，除非过去的一年是倒霉年。

# 新的美国梦

黎瑾 66 届 图文

编者按：黎瑾校友写于2004年的文章《新的美国梦》分为[引子]、[找地]、[设计]、[施工过程]、[现房买卖与投资]和[新的美国梦]等六个章节。其中[新的美国梦]这一章节刊登于《钟声》Volume 11；[找地]、[设计]和[施工过程]刊登于《钟声》Volume 13。本期《钟声》刊登[引子]和[现房买卖与投资]如下。作者独到的经验之谈为我们安置家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示。

## 引子

2002年，我们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子。

在美国，“自己盖的房子”是一个自豪的定义，但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来说，自己买块地，自己选图纸，再找个承包商盖，在美国这就可以算是自己盖的房子了。当然我是更进一步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吃这行饭的承包商。这幢房子从买地，设计，施工到内装修完毕基本上是我自己唱主角。更准确地说，除了场地开挖，基础施工，水泥地面，屋面瓦片及内墙板安装等是分包出去的外，其余近80%的工程量是我自己动手。当然在房屋框架施工时少不了几个“阿米哥”（南美人）小工帮忙。

自己盖房子当然能省钱。对我，更是一种爱好。说来也怪，18年前来美时，根本没想到会抄起钉子枪干上这一行的。来美国之前，我是在江西省经济委员会工作的，与企业打交道。选专业时，自然就选上了MBA这一专业，而且是在不错的学校

(Virginia Tech)，毕业后理应在华尔街或是某个大公司的办公楼里谋上一职。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不一致的。白领没当上反成了蓝领，进入了建筑这一行。不过对我来说，可算是重操旧业，适得其

所。

那要回到36年前。1968年，在上山下乡的指示还没下来时，以当时的上海第五十一中学（现位育中学）少数学生为主，与其它学校的志愿者一起开始组织赴江西省井冈山插队的活动。除了有一支先遣队从上海步行到井冈山打前站外，在上海的其他人也分别学习各种想象中农村所需的技能，如气象观察，赤脚医生等。我则自告奋勇学习木工，并准备一些木工工具。

到了乡下，我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没有木匠。我的第一项作品想不到是匆匆忙忙给一个刚去世的小孩打一口薄皮棺材。自那以后，除了农忙季节，木匠活渐渐成了我的主业。挑着工具担子，走街串巷地给当地老倌和下乡知青干这干那。多以工分记酬，很少有现金交易。那时的农村木工活分三大类：小木（家具），大木（建房），圆木（水桶，脚盆）。我是边看边琢磨，结果样样都干上了。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小木匠”。十年后恢复了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江西大学），后来又跳槽进了江西省经委。这期间就再也没机会碰木工家什了。再以后（1986年）又踌躇满志地来到美国，以为从此以后可大显身手了。事实上，是一下子被无情的现实打趴在地上，自信心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读书期间，从开始时的全工半读，到后来的半工全读，其中艰辛狼狈且不说，硕士文凭到手后找工作更不易。无奈之下开始做一些修房子搞装修的零碎活，感觉倒也不错。人有惰性，驾轻就熟之后，便不能自拔。随着一阵阵钉子枪响，去华尔街闯荡的美梦亦渐行渐远，想不到从此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在毕业后的十多年里，进进出出多家与建筑和建材有关的公司，最后还是自己出来干了：一



正在建造中的梦

是图自在，二是爱好动手干。在公司打工是算高级白领，但整天画图纸，看电脑，打电话，人变得越来越“weak”，肚子一天天见长。倒不如自己干，脑力体力相结合，这样的蓝领胜于白领。

因为盖房子，搞装修，结识了不少朋友。位育老校友陈文乔看了我的最新作品，要我写点有关建筑与房地产方面的文章在《钟声》上发表。盛情难却，硬着头皮成此拙作。看了以上文字，大家略知本人为“何许人也”。接下去先以我自己的经历谈一下在美国建房的全过程，这部分技术色彩略浓。第二部分是关于房地产买卖与投资。由于这方面的高手与有关论述极多，我仅从建筑技术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体会。最后一部分，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企图”：以文会友，实现新的“美国梦”。



**编者按：**“……在美国建房的全过程”见《钟声》Volume 13；“最后一部分……实现新的美国梦”见《钟声》Volume 11。

上图是作者最终的劳动结晶

## 现房买卖与投资

先说买现房。一个常被问及的问题是多少年房龄的房子才算太老而应回避？对我来说，或对动手能力较强的朋友来说，回答是：只要地点好，价钱便宜，任何房子都不老，都可修。但对一般人来说，15-20年以上的要小心。因为一些功能性设施如采暖空调，热水器，厨房炉灶，洗碗机，水龙头等都到了该换的时候。还有房顶瓦片（沥青瓦）的老化，算寿命也在20年左右，到了该换的时候。至于地毯更是如此。对于买这类房子应“亲自”找一个房屋检查公司来看一下，花费一般从三百到五百不等。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亲自”。不要偷懒而请经纪人代找。美国的经纪人多与一些房检公司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为促成交易，他找来的人难免会眼开眼闭。因为房检公司提供的报告只是第三者的“观点”（opinion），并不承担今后的法律责任。你住进去后发现问题是告不到这第三者的头上的。所以你应该自己打电话从黄页上找，也不要再在闲聊中透露谁是你的经纪人。

如果房龄在五年之内，我觉得不会比崭新的房子差。那时房子已经“成熟”，该出的毛病都出了。周围的花草树木已有前主人花心血弄好了。你在树下乘凉就是了。

对于30年以上房龄的，必须注意是否有含铅油漆，石棉制品等美国人谈虎色变的東西，以及是否用的是黑铁水管。这些问题都可解决，只是花费大一些罢了。

在找房买房的过程中是否要找个经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不一。我是倾向找一个，这对你没花费。但要避免第一次见面就签个买方独家代理的协议，把你自己套牢。我那位多年来往的经纪人从来就不要买方签什么代理协议。他说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与表现会在竞争中把顾客拴住，而不是靠一纸协议把人套牢。我可以很自由地与任何经纪人打交道，但实际上与他在一起成交的事更多。

再说卖房。这方面的论述极多。这里只提及几点与装修有关的。为了把你的房子以最好的状况放在市面上，你多少得花点钱或者精力去梳妆打扮一下。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常常是一个颇费脑筋的东西。以我之见，油漆该刷，这是投入小产出最大的一项。水龙头滴水也该换。一般来说，花在厨房卫生间的钱在今后出售时回收的比例较大。地毯不该换，即使很旧了，你可以在合同中注明返回多少钱给买方，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颜色。至于地下室你更不必为出售而装修。花在这方面的钱在今后再出售时回收率比较低。在装修回收率这方面，游泳池可说是一个极端。能不能收回，完全看你的运气。要看买方是否也像你那样喜欢游泳，是否有小小孩（怕出事故）等等。所以游泳池是享受，不是投资。

定价多少是卖房中很重要的一步，也是检验经纪人能力与道德的一步。卖方经纪人一般多为独家代理。由他们把你的房子送上市场。所谓送上市场，不仅仅是在你家门口竖一块“For Sale”的牌子。更重要的是把你房子的信息登载入经纪人的专

业互联网。所以卖方经纪人在英语里叫“Listing Agent”，直译即为“登载经纪人”。你的信息一上网后，如果其他经纪人看到了，他正好知道有某某人想找这类房子，就会带人来看。成交后代理费一人一半。多数是这样。当然也有你的卖方经纪人自己找到买主，这样他就能独吞。这种情况较少。所以登载上网后，你的卖方经纪人至少对一半的代理费是“早涝保收”的。可见抢当登载人对经纪人的重要性。当你请了二、三个，三、四个经纪人上门来看房，面谈时，对太低的估价你当然不满意，但有少数经纪人会用“高价抢登载”的办法，把你的房子说得怎么好怎么好，一定能卖出高价，你满心喜欢，请他当代理。他一登上网就万事大吉，只等着钓鱼上钩，转身去找别的生意去了。至于能不能卖出这么高的开口价，全看你的运气和今后讨价还价的结果。

对房地产这一行来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钱。房子总能脱手，就看要多久，成交价是多少。有一个现象是应注意的：什么事情都有高潮期与低潮阶段，（英语叫“momentum”）房子也不例外，上市后总有一个momentum（高潮），看的人多。定价准确，乘此高潮即可脱手。反之，高潮过后，在市面上停留过久，买方不免会生狐疑，到那时再降价就远不如当初了。所以，你的房子一旦上市马上成交，万不可怀疑是否开价太低。好在大家在北美住久了，心态都还比较平的。

下面我从建筑的角度谈谈房产投资。房产投资不外乎二大类，一是出租，当房东（Landlord），

二是转手，当卖主。搞出租，当房东，要有“Gut”，即对付各种情况的本事。在美国的中小城市里（downtown area），是有大批廉价的老房子待售。你不用花大钱，就可成为房东。在那种地方租你房子的多为低收入者与少数族裔。他们对你房子的状况好坏倒要求不高，很少挑剔。但到收房租时就轮到你头痛了。你甚至还会遇到钻法律空子住“免费房”的人。我这里仅点到为止，不多赘述，原因大家共知。

在郊区，你的初期投资会很大。由于租房对象不同，对房子的要求比较高。你要准备三天两头拿了工具去检修。一点点小毛病，房客都会理所当然地打电话找你。

所以我们在盖公寓，或者是在装修用于出租的房子时，所用材料略有不同。以坚固实用少花哨为好。以墙面涂料为例。自家住的，为求典雅温馨，往往用无光平光涂料。但这种涂料不如半光或全光的耐脏。地板也如此。越光亮越耐磨。瓷砖则越光越易清洗。这些就解释了为什么商业性的星级宾馆都装修成那样光亮照人，除了显其豪华一面外，也有实用的原因。

在书店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一大本一大本有关房产投资发财书。我没有发财，所以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尽管我认为这些写书的人赚的稿费大概多于房产投资上赚的钱。至于我，说穿了只不过是有一个MBA学位的高级工匠而已。而且是一个经常做梦的工匠。



一生谁左右？  
前进斩荆棘。  
创业何愁晚。  
先天化日明。

五絕

（倚今声）忆蔡老师

汤沐黎 六六届



编者：蔡光天老师于2010年去世。我们感谢他为这个世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位育精英和真才实学的前进人。

前不久，我收到小学妹徐慧丽小姐转发的一个电邮，是某人写成的名为《俺买不起房，只好去山上挖个洞住算了》的图片和文章。我对那个原文提到的“挖个洞住算了”起先有点好笑，他似乎是有退而就其次的牺牲精神，我则不以为然。你愿意挖地洞住？老兄怕你还不够格呐！世间之“豪宅”并不一定是高层建筑，地下也可建豪宅的。就拿他的文章的附图和照片来看是丝毫不逊色于“豪宅”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最好的住宅，最环保，冬暖夏凉，比任何种类的空调都舒服得多。美国在六十年代开始风行过一阵，但是因造价太高未能流行。还有通风问题不如普通住房，因此未能发展起来，要不然肯定是建筑业发展方向。

记得我在美国的导师，有一年他随美国十所大学的建筑系系主任访华团到中国大陆参观，他们指名要参观陕北的窑洞。但是中国方面认为那里是太落后地区，拒绝他们前往。他们很失望，告诉接待工作人员其实不然，不是那里落后而是你们观念落后。接待人员不以为然，甚至于还认为他们的态度不友好，尽想要揭我们中国人的落后地区的短处和丑，差一点儿要造成政治事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我刚从学校出来时，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城市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其中有一个小项目，就是协助我们一搞设计的老板完成他所设计的一个地下住宅建筑的施工图。这是我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接触地下建筑。虽然不能说因此我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也给我开了一些眼界，了解了一些有关的知识 and 规定。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地下建筑有哪些优点：第一是众所周知的，地下可以给予我们人类提供较恒温的环境，这点就是一般性的建筑物需用较为巨大的能耗损失（制冷与采暖所需），这优点就不言而喻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七十年代地下建筑开始发展成为时尚。第二类是如果建筑是必需建造在敏感性的历史背景地带，为了减少它对周围环境的视觉影响。这里有几个很能说明的实际案例，如众所周

知的我们著名的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在他设计的法国巴黎罗浮宫艺术博物馆的延伸扩建工程，就采用向地下发展的方法。还有一例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展览馆园区（National Mall）的斯密松尼亚亚洲艺术品展览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也是向地下伸展了。以上二个典型案例，都是对周围环境给予最小的影响的成功实践证明。还有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园附近一环境幽雅的小镇（Dinkytown）的一家图书文具店，那也是较早期的成功的地下建筑实例。其他的成功实例就由读者

自己在其周围发掘吧，本人孤陋寡闻，其他一定还有不少。第三是如果根据建地面积和当地的建筑规定，地面上可以设计的使用面积不够多，往地下发展就可以增加使用面积。第四是对于人员或价值连城的金银古董，地下建筑的安全性比较大。

作为地下住宅建筑有两大技术上的挑战，第一就是自然采光，第二就是通风。这两点今天在技术上都已是不难解决的问题，是轻而易举的事。第一，主立面一般来说即是开敞的那个立面，其它三面堆土，它是由建筑设计师自己创造的，因此保证向南不是问题，这样就很容易保证在冬至（全年日照时间最短的那天）那天有数小时以上的日照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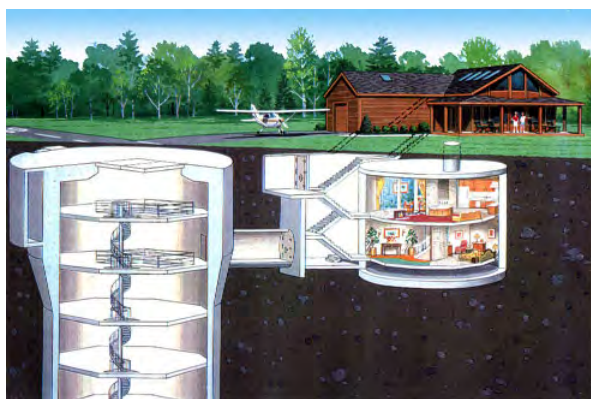


间。采光井和天窗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如贝聿铭采用的玻璃金字塔形的巨变天窗，已成了法国巴



黎的地标性建筑物。至于通风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采用天然通风，这点对至少三面都在地下的建筑物确实是有点困难，但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拔风的方法，即是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高烟囱有拔风效应的办法，可以给予建筑物定期地置换室内空气。第二种就是一般的机械送风法，这两者结合使用也可节约不少能源的消耗量。

我对地下建筑发展的展望——我个人认为地下建筑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大家不是都能知道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了吗？挖个地洞就是很好的办法啊。大家可以看到“挖个洞住算了”那篇文章所附的照片，它哪里比一般的高层建筑的豪宅逊色？



记得我在美国的导师，有一年他随美国十所大学的建筑系系主任访华团到中国大陆参观，他们指名要参观陕北的窑洞。但是中国方面认为那里是太落后地区，拒绝他们前往。他们很失望，告诉接待工作人员其实不然，不是那里落后而是你们观念落后。接待人员不以为然，甚至于还认为他们的态度不友好！尽想要揭我们中国人的落后地区的短处和丑！差一点儿要造成政治事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看来时至今日中国人的观念还是转不过来，以为地下建筑还是不及高层建筑现代化，仍是观念落后。

## 青海黄南汽车站

1980年1月无期徒刑，无罪释放后返西宁。

杨一华老师

冰雪正紧封大地，朔风仍威慑夜空。  
好像坏烂的苹果，脸庞黧黑又赭红。  
大自然给的礼物——灼热的日光寒风。

天怒人怨早过了十年，地复天翻人却还依样。  
云端闪过马金光芒，怒风在黑暗中微荡。  
一羽白鹰划破天穹，那纯洁，明亮的羽毛，  
显示它自信和力量。必将影响它的飞翔，  
如装饰了珠玉，宝石，正像沾上泥沙一样。  
要是披上金羽银翼，就从青云坠落地上。  
突然，悄然离开了牢狱，没带来一袖清风，  
未掸落一些尘屑。犯人装束出现在人前，  
未添上一丝喜悦，没拂掉一些忧郁。

厚黑门帘封住候车间，羊粪烟味在弥漫，回旋，  
随着帘幕不时地起伏，酥油羊臊味直呛鼻间。

这里独多熏人的腥腻，只无清香醒人的新鲜。  
回汉族黑衣增添昏暗，藏人的缎袍却很光艳。  
错杂色彩，混杂的人群，不安心情，难闻的气息。  
不协调中的所谓协调，不和谐却也有着和谐。  
不同人总有共同心念，这就是我们大千世界。

一老，一少男藏袍两袋，进来三个人，帘子一掀。  
像一束阳光射向人群，那姑娘的身影一显现。  
露珠在枯黑莲蓬滚动，  
清幽的兰香浮荡鼻间，十几串长辫腰际盘旋，  
流星似眼光扫向人面。在我这犯人装束脸上，  
注视了一会展露笑靥，转回红润美丽的圆脸，  
与父兄笑语多么娇甜。艳艳红装配高腰毡靴，  
弯弯眉斜插狐皮帽沿。

藏人眼中的囚犯，远不像汉人那般。  
不是可怕或可厌，而是英雄或好汉。  
甜美动人的微笑，给我强烈的震撼。  
增添坚强的信念，迎接面临的万难。

## 人生如四季

人生之旅如四季，景色变幻总绚丽；  
 日日都有灿烂景，岁岁常演辉煌剧。  
 孩童稚嫩如春花，蓓蕾绽放满生机；  
 青年健旺如仲夏，万物繁茂有朝气。  
 中年成熟如秋实，色彩斑斓更丰腴；  
 老年恬淡如冬雪，纯净自如胜白玉。  
 春夏秋冬时时美，朴实自然即情趣；  
 享受生命奉献爱，布衣青菜何足虑。

## 忆家乡的小桥

浪迹天涯与海角，站在桥头看春潮，  
 梦中常忆故乡的桥；夏日桥边赛垂钓，  
 青石栏杆青石板，傍着桥栏赏秋月，  
 桥墩的狮子青石雕。除夕桥上放鞭炮。  
 儿时每天上学校，小桥凝着家乡情，  
 早晚要过四遍桥。一年四季景色娇。  
 清澈的河水桥下淌，海外游子衷心祈，  
 欢快的渔歌水上漂。小桥青春永不老。

自1961年上海师院毕业后，分配到远郊南汇县执教共29年。亦将小镇当作了第二故乡，故常忆之。

## 三月雨景

撩起春雨迷濛的面纱，  
 我看见垂柳轻梳着柔顺的长发；  
 小河眨着清澈调皮的眼睛，  
 初绽的桃花羞红了双腮，  
 碧绿的麦苗仰头贪婪地吸吮着，  
 一夜间猛地窜高上拔。  
 把对岸的油菜气黄了脸，  
 恨不得马上结籽把油榨  
 刚发芽的秧田似天鹅绒地毯，  
 点缀得水乡锦绣如画，  
 掠过河面的一双燕子，  
 仿佛有说不尽的情话，  
 田埂上行走着一把红油布伞，  
 尤如春姑娘乌发上的一朵小花，  
 难忘家乡三月春雨淅沥声，  
 伴着牛背上的牧笛飘向天涯。

## 詩四首

周国辉 59 届

### 小鎮之晨

江南的水乡小镇，  
 宛如一位未曾修饰，  
 打扮但风姿绰约的村姑，  
 自然朴实而又不失妩媚。  
 透过初春濛濛的雨帘，  
 小镇的白墙青瓦飞檐，  
 就象村姑头上自制的蓝印花土布头巾；  
 几座雕凿得玲珑剔透的石板桥和牌坊，  
 就象村姑佩戴的耳环和白玉手镯，  
 清晨袅袅上升的炊烟，  
 就象村姑在挥动著手帕，  
 呼唤远方的游子早日回家，  
 河面上的薄雾渐渐消散，  
 天边的朝霞越来越来淡，  
 一声请早的鸡鸣，  
 引得四乡此起彼伏的回应，  
 小镇揉揉睡眼地醒过来了，  
 扫地声，开门窗声，小桥头的泼水声，  
 井台边的问候声，  
 上街赶早市的老乡，  
 起锚离岸的船只摇橹声，  
 逐渐增强的孩子们的打闹嬉笑声，  
 和著学校清脆的上课钟声，  
 谱成了一首小镇独特风情的交响乐，  
 久久回荡在横贯小镇的小河上空，  
 又追逐著上学孩子们的背影，  
 最后消失在远山的背后。

23日下午朱家泽老师的女儿朱枫来电，告诉我，她的爸爸中午病故于中山医院，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内心是很不希望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静思了一些时间，四十八年来，我与朱家泽老师亲切交往、合作共事的一些情景，他待人处事的高尚风范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有责任回忆整理出来，让更多熟悉他、爱戴他的教师，学生和朋友们有更多的了解，以此表达我对朱家泽老师的深切思念之情。

我是61年从上海师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五十一中学（即今天的位育中学）当教师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日上午，从区里拿了介绍信后就去学校报到（当时我与赵家镐一同前往），在校长室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朱家泽老师，从此之后，在位育中学的工作期间，我一直受到朱家泽老师热诚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他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

六十年代初期，位育中学先后分配到二十几位大学毕业生，学校领导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朱家泽老师作为主管学校行政的副校长，一直满腔热诚地关注着我们这些“新兵”，把我们分别托付给

有经验的老教师来带教。在校内，他的日常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但他经常抽空找我们谈心、谈工作，到教室听我们的课。他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勉励我们：要刻苦努力、勤奋好学，三、五年后你们都将是在位育的骨干和希望，位育是你们施展才能的舞台。他还受学校的委托，联系青年教工，适时参加青年教工的一些活动。记得当时有一位北师大附中知名的特级教师正好来上海访问，朱老师特意把她请来，参加青年教工活动，与青年教师座谈，介绍经验，激励青年教师要敬业爱业，青年教师们深受鼓舞。在学校和朱家泽老师关心帮助下，当时的青年教师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有着较强的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二、三年后就几位青年教师被提拔为教研组、年级组的副组长，挑起教育、教学工

作的担子，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粉碎“四人帮”后，这些青年教师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还被评为特级教师，可以说位育中学青年教师的成长，凝聚着不少老教师的心血，更离不开朱家泽老师的一片深情。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一批青年教师（今天已都是古稀的老人了！）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对朱老师都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显得异常的珍惜和留恋。

在那段时间里，我有幸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参与了五年制的试点工作。记得在我工作后的第二年（62年）的五、六月间，朱老师约我去校长室谈工作，告诉我，新学年起，要担任五年制试点的中三年级的化学课和班主任，并设想今后几年，要跟班教到中五毕业。就这样，从六二年秋季起，我连续三年担任五年制试点班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四、中五时还兼了年级组长。朱家泽老师对这届五年制的试点工作可谓是呕心沥血，从教材的选择、教学计划的制订到教师的配备、从招生计划的确定到新生的录取报到等等，他都有周密的考虑（当时上海进行五年制试点还有华师大一附中和复兴中学），对学生、家长的思想

动员，日常的教育工作，他经常给予具体而富有成效的指导，使我们每一个教师对这项艰巨的试点工作怀着深厚的感情，充满着信心。这项试点工作在六五年取得圆满成功（遗憾的是，第二、三届因文革而中止了），一百八十多位同学在高中阶段虽然缩短了一年的学习时间，但德智体诸方面却依然得到全面发展，涌现一批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极大多数同学以高分录取在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有几位单科考分和总分列华东区的前位。当年五十一中学优异的高考成绩，引起清华大学负责人之一何东昌的高度重视（他正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这一年，五十一中学有多达24位同学被清华录取，何东昌后曾任教育部长），为此，他特地来到五十一中学与学校领导、教研组长和毕业班老师座谈，对学校的各项工作予以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清华附中要



与五十一中学加强交流学习。进清华的这批学生很快表现出扎实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有的受到蒋南翔校长的赞赏而作为重点培养。六五届的这些同学，在文革中经受了考验，粉碎“四人帮”后，他们都在各条战线茁壮成长，有一些成为著名的学者、教授、专家，有的担任高校校长。例如，大家熟知的吴启迪（同济大学原校长、教育部原副部长）、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04年被评为科学院院士）、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等。六五届的学生跟朱家泽老师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大家很喜欢听他的报告。几十年来，每当我们师生聚会时，都会邀请朱家泽老师参加，大家见到他，都很习惯性地叫一声：朱校长，您好！并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六二至六五年的三年工作实践，使我懂得做一个教师的意义和责任，是我一生中经受锻炼最大、工作最充实的三年，也是终身难忘的最宝贵的三年，对这三年的教书生涯，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与朱家泽老师在位育中学共事了近二十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水平高、懂业务、教育思想活跃、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都很强，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关心教师，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校长！有几件事至今仍常为师生们称颂的。一是，对物理教师李莲宝的关心和支持。李老师是一位有独特见解、极有个性，平时敢于直言的中年教师，他教学严谨，教学经验很丰富，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在担任五年制试点班的教学工作后，他根据该年级的特点和自己的教学经验，向朱家泽老师提出建议，高中阶段的物理教学，弃用统编教材，改用他自编的讲义（边编写、边打印讲义、边教学），基于对李老师的了解和信任，朱家泽予以大力支持，中四、中五两年教学实践证明他编写的物理讲义水平很高、效果很好！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习基础，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题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同学在高考中，物理成绩取得了高分，进高校后学习物理特别轻松自如，录取清华的一些学生，在物理课上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受到大学老师的高度赞扬。李莲宝老师是学生们最敬重、最深爱的一位老师！是朱家泽老师慧眼识英雄，对他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五十一中学才诞生了这样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几十年来，我接触过数以百计的校长，恐怕很少有像朱家泽那样敢于负责、勇于探索的校长了。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六

十年代初，当时取消俄语教学后，学校的英语教师顿时十分紧缺，作为校长的朱家泽并不是简单地向区教育局要人，他根据对校内教师队伍情况的熟悉和了解，大胆提出一个设想：把一批曾就读过教会学校（如圣约翰、沪江大学）而眼前正任教其他学科（当时教数学、地理、化学的都有，大概有七、八位）的教师，动员他们立即改教英语，这些教师经过短期培训，并发挥外语教研组骨干教师的带教作用，不久就先后上岗，竟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最突出的就有刘光坤老师（她先后教过化学、数学），她的教学生动、活泼，口语特别流利，后来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很出色的一位英语教师。五十一中学的外语组也成为学校教学水平最高，在市、区影响很大的教研组。朱家泽老师当年这个有远见的决策，不能不令人佩服！第三件事，发生在六五年底，当时我刚送走六五届，接任六七届年级组长兼（3）班的班主任，朱家泽老师主动提出来我班任教语文课。他很看重这个决定，认真备好每节课，讲课很生动，教学效果很好。那年的年底，他被组织上抽调去郊区农村搞社教运动，为期半年。临近出发前，他的各项工作十分繁忙，致使不少学生写的作文还来不及批改，朱家泽老师没有求助别人，在出发前一晚，他在办公室干了一个通宵，硬是把学生的作文一篇篇批改好，第二天交到我手里，委托我发给学生，我是既感动又激动，他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真是我们老师学习的好榜样！学生们知道后，都尤为珍惜这篇有特别意义的作文，更加敬重他、爱戴他。第四件事，朱家泽老师在抓教学业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让师生接触社会，接受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我记得在六三年秋，朱家泽老师先后请了时任市里的杜淑贞、蒋文焕向全校作理想、信念和时事报告，同年在组织学生去马桥公社劳动时，带我们去上海机床厂参观享誉全国的万吨水压机，并请厂长做报告，介绍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同学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专心地听，很受鼓舞，在师生中反响很大。除此之外，还有一次，他从一位教师处了解到一位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颇有心得体会，于是他就请这位家长在年级的家长会上作报告。这位家长就如何关心、教育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等问题作了很形象、很生动的报告，对到会的每位家长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这位家长就是上海的著名爱国人士赵祖康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夫人。他的

小儿子赵国屏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今天他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著名的生物学家，06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在我的记忆中，以上这些生动的报告和活动，都是由朱家泽老师出面组织安排的，并且都由他亲自主持的。足见他的工作作风多么深入、多么扎实。这样的校长，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校长们好好学习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和朱家泽老师同时担任学校的教育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在一起，经常商量，共同协调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就周围发生的事畅开心扉交流看法，他丰富的领导经验和精神风范，直接的感染给我。1978年后，他离开五十一中学，先后任教育局负责人，后兼任南模中学校长。八四年后我奉调到区里筹建教卫部，他又调任区政协主席。在机关，我与朱家泽老师又有较多的接触联系，当时，是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教育局的党建工作的情况，并多次就教育局的党建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十分坦诚地给我提了不少建议。作为新手，那段时间，无论我在教育局工作还是后来在区委、区人大工作，我仍像过去那样经常向他请教，他也如往常那样关心、支持我的工作。我在教育局工作的几年中，教育系统面临重重困难，教师待遇地位不高、教师队伍不稳、教育经费不足等，他总是以坚定的口吻鼓励我们要坚持岗位、坚定信心做好各项工作。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呼吁，要在全区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他十分嫉恶那些见利忘义、违背教育规律、违背师德的人和事。在那几年相处中，他从不以长者、领导的身份对待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相反总以谦虚、讨论的口吻与我探讨工作，交流看法。他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都没有一点架子，和善地对待机关里的每位同志，谁要是生病了，只要让他知道后，他总会上门探访。前几年，我在体检时，发现几个重要指标异常，他就多次来电询问，并主动向我推荐几个好的药方。作为年事已高的前辈，尊敬的老领导，待人如此真诚，如此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九十年代初，朱家泽老师从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十分关注区里的各项工作。印象深的有：一是，他退而不休，继续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身份，为徐汇区的教育事业尽心尽责地工作。他应区领导之邀，汇同教育系统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组建了教育咨询委员会。他们不计工作条件、不计工作时间，经常深入到学校，走访学校领导和教师，听取各种意见，掌握真实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有时他还亲自动笔，归纳整理成书面材料，向区领导反馈，为区领导对教育工作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那几年中，他们跑遍了所有的薄弱学校，凡是新办的学校，每开一所他们就及时走访一所，为了不让他们成为新的薄弱学校。二是，在他退休前后的十几年中，他总结自己几十年对教育事业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教育经验，以“敬业、乐业、专业”为题在市、区各种会议、教师、干部进修培训班上，作了一百多场的报告。区教育局举办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每一期都将他的报告列为最重要的第一课。他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对每一次报告，都是认真准备，按形势发展的要求，搜集新的信息，更新和充实内容，所以他的每次报告都很生动，贴近实际，深受大家的称许。现在区里在位的许多中青年领导干部几乎都聆听过他的报告，接受过他的教诲，朱老师的许多肺腑之言令他们终身难忘。三是，朱家泽老师在八九年十一月不幸生了结肠癌，但他毫不消沉。我几次去中心医院探望他，他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告诉我，面对顽症，他要努力做到四不：不忧郁、不畏惧、不急躁、不自扰，他勇敢地接受手术，配合医生坚持化疗，还忍受化疗反应的痛苦，强迫自己吃难以下咽的食物，尽可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他以顽强意志和毅力战胜了病魔。他的事迹，当时在病区中广为传诵，令病友们钦佩。在身体逐步康复之后的几年中，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去参加区里的各种活动，继续做了许多场“敬业、乐业、专业”的报告，还去许多中、小学宣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迹，探索实践“求真”教育和创造教育。他跑办公室，走教室，与年轻的校长谈心、谈工作，关心青年教师的备课，询问和解答他们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疑虑。他一到学校，一见到校长和教师，一谈起教育工作，他就会精神焕发，丝毫看不出他曾是身患绝症的老人。

八十年代后期，在与他共事过程中，他曾向我吐露过一个埋藏心底的诉求，希望组织上帮助他办理离休手续。年底，朱家泽老师住院开刀，我去探望时，他又谈起争取办理离休的心愿，我劝他待身体康复后，再仔细回忆，收集资料以求妥善处理。不久，市有关部门同意他办理离休手续，确认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 夕阳无限好 何须叹黄昏

华东耘（华菲菲） 67 届

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涯终于开始了！十多年来为卡特皮勒公司技术中心卖力近乎天天十小时的工作量，自12月1日开始告别早七晚五生涯。再也不用天天记挂闹钟，大雪封门亦不用担忧，更不必操心科研经费，项目进度，从今往后只有一个老板（老伴，或至最高境界——自己为自己的老板），由此永远告别与人奋斗的烦恼。

华东耘的退休决定无疑引起了一系列震荡，暂且不谈三年前申请并得到资助的联邦经贸委五年高科技项目还余两年计划内容，光是日常技术咨询亦将后继无人，有识之士甚为担忧。连得技术总监都对其下属脱口而出：你们以后怎么办？！公司今年又出台新退休政策，雇员分为夕阳族与非夕阳族，无疑夕阳族得益。若是夕阳族且已满足退休条件者，则更是幸运儿。整个世界老龄化，越晚退休越糟糕。能退且退，迟退则不如早退，退后一步天地宽。何况退休之后可发挥余热，若启动又一全新领域，想做和可做的事情更多，涉及面会更广，生活会更丰富多彩。

2010年华东耘如期圆满完成了手头各项工作，留给公司的是系列先进应用技术，材料选用设计指引，设计软件以及全新设计的独特试验台。此外，受美国权威的CRC出版公司委托参与编写再版“CRC Handbook of Lubrication Volume II: Theory and Design”中摩擦与润滑设计概论。现已交付内容全新的第一稿。

赵燮雨今年受邀成为《品》和《宁波戏剧沙龙》杂志特约拟稿人。年度戏曲剧本创作任务业已完成——四部大戏分别是：《全本卖红菱》、《辛酉风云》、《徐老虎后传》和《案中案》。因有程派票友相约创作小戏剧本触发灵感也就有了四部小戏剧本，依次为：《“可卿”之死》、《千里东风一梦遥》、《红丝恨》和《遇仙记》。年内创作的四部电影剧本分别为《金志麓和小桃红》、《贾雨村别传》和《恩怨难分手》，均先有同名戏剧剧本问世；还与台湾编剧合作了电影剧本《戏说从头》。与哈佛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合作的电影剧本《星海谍影》英文版年初则已在好莱坞注册。此外，还创编了三部舞剧剧本：《天仙配》、《排牙山情缘》以及《女儿国传奇》。海归后初出茅庐试水深浅参与正式赛事的结果是——送审的一出小戏剧本《钻石项链》荣获首届全国戏剧文学奖二等奖。

最让人高兴的事情是年末乔迁新居。新居隶属大芝加哥地区，环境安静舒适，交通方便，商业兴隆，文化繁荣。欢迎国内外亲友有暇前来访问游览。

赵燮雨主持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aoxieyu>

上接19页 黄承海 老师 尊敬的师长 真挚的朋友

向他表示祝贺。办理离休手续后，他从不张扬，一直很低调，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外出开会，参加教育系统的有关活动或去医院看病治疗，很少向老干部局提出派车的要求，大都是一个人步行或乘公交车前往，真是一位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好老师。

朱家泽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教育事业的那份情、那份爱，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生前，他最赞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讲的那句话：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多次做“敬业、乐业、专业”报告中最感动、最激励人的一句话是：“我愿意活到老，干到老，愿作春蚕，生命不息，吐丝不止；甘为红烛，奉献‘喜泪’，流尽方休。”这就是这位在教育岗位上奋斗几十年的老教师、老领导一生最好的写照。他是最尊敬的师长，也是我最真挚的朋友，我永远怀念他！

卅年前背井离乡，负笈远游，浪迹天涯。无论是在河东还是在河西，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我与许多校友一样，怀有一颗位育学子的感恩之心。远隔重洋，身边的好友不乏中学时代的兄弟姐妹。我时而会收到校友通过网路传递来的节日祝福，时而会接到他们发送的师生聚会照片。漂亮的彩色照是近年拍摄的合影，清晰度不高的黑白照片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旧照。每每收到照片，在感激老同学们对我的真挚友情之余，我会化一些时间坐下，全

神贯注地欣赏照片，远看近看，放大缩小，努力辨认照片上的各位老师 and 同学，希望自己的记忆力未随岁月的增长而消逝。

彩色的聚会照往往会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当我看

到许多老师和校友数十年未变的脸庞，整洁得体的衣着，沉稳自信的面容，我会感到钦佩有加。我往往会将眼神驻留在他们身上，试图从他们的微笑中猜测他们的生活近况，学会他们的养生之道。我最喜欢的照片，是2007年10月28日同窗校友毕业四十周年后返校聚会的全体合影照。这幅照片无论从场景选择和专业摄影水准的艺术角度上看，还是从一百多位曾在四十余年前同楼相处的师生汇合成一体的历史角度上看，都令人折服，令人感动。这幅照片在我看来，是我同年级的校友和老师们的，经过四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返回校园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把这张照片制成家中电脑的壁纸，每天打开电脑时就会看上几眼，百看不厌。这幅照片背景上新修建的排球馆，正立面的建筑设计很有魅力。作为曾经的校排球队员，我还未曾参观过这个壮观的排球馆。欣喜的是，校园的风貌也随着历史的进程在更新，在变迁。

而那些黑白两色的老照片，却没有带给我这么多的乐趣。从那些四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上，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彷徨、迷茫和略带稚气的小脸蛋。我回忆起的是和平年代的纷争、战火和硝烟，心中掠过的是丝丝凉意，一丝不适。我属于老三届。廿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名词的“老三届”，就是文革期间滞留在学校里，应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66、67、68三届学生。老三届在学校里和毕业后经过的风雨，也许只有老三届的学生自己知道。每至此刻，我总

是暗自调侃：我们需要的不是忆苦思甜，牢记阶级斗争。我们需要的是淡忘过去，珍惜现在，珍惜师生和同学之间迟来的和谐与友谊。愿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和谐与友谊，如同我所喜欢的色

彩斑斓的彩色照那样，精彩纷呈，浑然一体，经久不衰地给人以美的感觉。

或许有些人看往事并不如烟，我尊重他们，喜欢看他们将往事回忆得淋漓尽致的书和文章，喜欢听他们的故事。然而，我依然希望不愉快的往事如烟，让伤痛和坎坷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眼烟云。百岁寿星著名学者马寅初有一句名言：“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相信他曾经生活在无怨无悔无恨和不骄不躁不自负不嫉妒的超然境界中。相信长寿的百岁老人都曾有过人生起伏，也都有马寅初先生这样的平衡乐观心态。所以，无论面对过去、现在或将来，能做到心地坦然、释然、怡然、悠然、恬然、安然、泰然、淡然而欣然，无疑是一贴有益于心灵健全，身体健康和生活愉快的上乘良药。





### “阿甘正传”主题饭店

#### Bubba Gump Shrimp Co

我们一家周六夜里去百老汇听 Phantom, 特地早早去了把车泊在剧场边上可以顺便逛逛时代广场。发现Hard Rock边上有一家饭店叫Bubba Gump Shrimp Co, 别出心裁的名字叫我一下就想到了 Forest Gump, 猜想或许是 Tom Hanks开的吧。

排队拿了号, 笃笃定定在时代广场附近拍拍夜景, 随便转一转三十分钟就过了。Bubba Gump Shrimp 的一楼门面有几个开间, 用作饭店入口和礼品店。真正做“道场”的是在二楼, 二楼厅堂的规模有超市那么大, 全部都是有关 Forest Gump 的装潢, 墙面电视反复地放着电影片段, 墙上挂满了电影的剧照和海报, 还有六七十年代南方小镇的各种招牌, 广告牌, 甚至越战照片也在墙上琳琅满目。桌上有用来招呼跑堂的牌子, 蓝的是“Run Forest Run”, 红的是“Stop Forest Stop”。酒单系在乒乓球板上, 垫海鲜用的蜡纸做成了旧报纸的模样, 把 Forest Gump 的故事打印成新闻。两个小孩东看看西看看, 眼睛一眨就问出一个 Forest Gump 的问题, 把爸爸问得一楞一楞的, 其实都是墙上桌上的。

Bubba Gump Shrimp是美国菜为主, 味道还算好。油炸的东西也不少, 可能是 Forest 尊重好朋友 Bubba的口味吧。因为初来乍到, 我们基本上照着waiter 的建议, 点了个 Hush Pups 做头台。哥哥点起菜来总是有些“黑心”, 他的 Shrimper's Heaven量很大吃不下, 只好坐在那里后悔逛街的时候不该去买黑白巧克力的大饼干。爸爸点的 Bourbon Street Mahi Mahi是 Cajun 味道, 差不到哪里去。妈妈点了Shrimp New Orleans, 虾仁白饭

拌New Orleans 辣酱也还算入味。妹妹点小孩 MENU 的鸡菲利。爸爸喝扎啤, 哥哥妹妹喝雪碧, 饭后甜点大家都没有胃口了。

我家两个小的也喜欢 Forest Gump 要追溯到 07 年, 某天清晨步出比利时某个教堂, 两个小孩在广场上追赶着鸽子跑来跑去, 我在旁边起哄: “Run, Forest, run .” 于是他们跑过来要我讲 Forest Gump, 他们居然很喜欢这个故事, 回家以后还找了 DVD 来反复地看这个电影。

妹妹吃完饭, 跑到 Forest Gump 的长凳前不挪步, 笑眯眯地盯着等位子的两家人看。和蔼的老太太一下就看出了她的心思, “你是不是想让你爸爸给你拍照啊?” 另一家抱着小 BB 的也马上客气地站起来让妹妹。坐在 Forest Gump 等校车的长凳上, 妹妹手搭在巧克力和行李箱上边, 扭着小腰摆好 pose 拍了好几张照片。哥哥说他在香港就看见过 Bubba Gump Shrimp, “就在 The Peak Tower, 指给你看过”。可惜我当初忙着看维多利亚港湾的夜景没有留心。Waiter 告诉我们, Bubba Gump Shrimp 的 owner 并非 Tom Hanks 他们电影人。而是某个企业家, 从 LA 一路开始, 日本香港东南亚和美国本土旅游点齐头并进, 现在已经开了三十多家了。



### 歌剧魅影 The Phantom of Opera

曾经有朋友的孩子在我们家的钢琴上弹过萧邦, 他弹得摇头晃脑前仰后合, 我连忙替他撑起琴盖。萧邦虽然象流水一样溢满了一屋子, 每一家的小孩却都作鸟兽散, 逃窜到楼上楼下别的房间去了。直到朋友的孩子开始弹起 Phantom of the night, 孩子们才慢慢聚拢回来。我也趁机倚在钢琴



旁边跟着哼起：“Night time sharp-ens ,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好不容易熬到我家哥哥也开始可以弹萧邦了，去买萧邦乐谱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就捎带了 Phantom 。



在纽约 The Majestic Theatre 上演的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又译歌声魅影、剧院魅影、或歌剧院的幽灵。改编自法国小说 Le Fantôme de l'Opéra（Gaston Leroux, 1868-1927），Andrew Lloyd Webber作曲，Charles Hart作词。1986年 Phantom 在伦敦首演，1988年获得七项托尼奖，88年开始在百老汇上演至今，创造了百老汇音乐剧久演不衰的奇迹。至今全球已有 16 个制作版本，也有同名的电影上映。

Majestic 剧院不大位子也不多，视觉和音响效果都很好。剧院里陈旧的浮雕和褪色的帷幔，总让我疑心这个尘封的歌楼里也驻有过往的鬼魅。

Phantom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台上布景变幻莫测，又有太多耳熟能详的好听歌曲。哥哥妹妹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舞台，跟前两次听朗朗和马友友简直判若两人。

在Majestic隔壁，Al Pacino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Phantom 散场的时候，马路两边已经等了很多影迷了，我们两个看教父百看不厌自然是 Al Pacino 的 fans 了，于是平生头一次加入追随 celebrity 的队伍，爸爸端好相机，妈妈带着两个小孩站在冷风里，任凭警察保镖把我们呼来喝去。大概等了三四十分钟，一家人都开始不耐烦的时候，剧院忽然大门洞开，原来威尼斯商人才刚刚散场。观众呼啦啦散出来，很多又汇到了粉丝的队伍里来。想到 Al Pacino 还要喘口气卸个妆说不定还要抽口烟聊个天，我们终于决定打道回府，只好对 Al Pacino 说声抱歉。

坐在车子里，哥哥妹妹一致表示 Life is good, New York is a fun place。带他们来过纽约无数次，还是头一次听他们这么说。爸爸妈妈感叹孩子们终于长大了，可以 appreciate 了，爸爸总结说既然看得懂了，百老汇以后可以多来。而妈妈从此却有了个新毛病，每天押着哥哥妹妹弹完老师布置的钢琴作业之后，妈妈会央求他们弹 Phantom，自己可以跟着唱，“... Think of me, think of me fondly”，“... come to me, angel of music”，“All I ask you ...”我们家于是就洋溢在 Phantom 的琴声和歌声里了。



2010年10月17日赴沪海外校友聚会时，两位京剧高手陆洵仪和蒋青即兴献艺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11台）<跟我学>节目组二零一零年初曾来美国为“北美票友节”节目录制了费城，芝加哥，西雅图三地京剧爱好者的演练活动。在费城曾拍了一个下午二十多位爱好者的演唱，已经播放了一小部分，校友蒋青忝列其中（第二个出场）。点击以下Link，可见蒋校友唱念俱佳的表演。

<http://bugu.cntv.cn/ent/xiqu/genwoxue/classpage/video/20100427/100894.shtml>



沈和平 65 届

本人从02年开始每到夏天就出国旅游一次,有些小小的所见所闻所感,在此献丑。

泰国盛产水果,能品尝到各种各样,吃过就忘记名字,又便宜。海水颜色漂亮,从浅绿逐渐到碧蓝。水果和海水这两样一直是我的最爱,可站在海水里又喜又怕,因不会游泳。对性较开放,有人说泰国是男人喜欢去的地方,确实也是,那儿盛行按摩,本人对此不感兴趣,所以没觉得舒服。男人一定会舒服,因那儿有小姐用双乳替他按摩。人妖表演,其实是种残忍的产业。都是些泰国北方贫穷地区的男孩,从小被阉割,被打针吃药,变成女性的体型外貌,然后寿命都只有三、四十年。

西欧国家因都是落地签证,面积又不大,大巴士开来开去很方便。03年我去的时候,感觉先进的是巴士过收费站不用停车,开过去电子一扫描就可以了。另外欧洲严禁司机疲劳驾驶,车上有张薄薄的象CD大小的纸,能自动记录下这车开几小时,在哪儿停车,一天开车决不能超过八小时。所以到了阿姆斯特丹,晚上导游组织我们去看红灯区的橱窗女郎,是另外去找了辆面包车的。可惜橱窗女郎一个都不好看。现荷兰政府已在改变这些橱窗。低于海平面的阿姆斯特丹城内,遍佈弯弯曲曲的小河,泛舟河上,望着小船小桥,岸边的小车,窄窄的马路,各式小房,感觉很美。而人却都是高头大马,荷兰也是自行车王国,路边停满的自行车的座垫差不多到我胸口。

大巴一路开,感觉景色最美的是奥地利。就是电影“茜茜公主”中看到的,大片大片的绿草,点缀着红屋顶的房子,远处有高山,牛羊一动不动象雕塑,低头在吃草。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非常恬静优美。

德国是最讲究实惠的国家,花种的较少,在住宅区进口处有个花坛,马路两边没有房子的地方载满了

树,密密麻麻的,看不到树后是什么。马桶的抽水处,欧洲是最方便的,墙上一大块5X8寸见方的一按就行。而德国还将这块塑料板一分为二,大便小便充分利用水。说到马桶,欧洲旅馆里都有二个马桶,一个是给你洗屁股的,讲卫生很不错。而日本就更先进些,所有马桶上都装有开关,直接能冲洗屁股。这次在北美洲住了七户人家,那怕是豪宅,都没有这玩意儿,还是我上海的破房子里装有这“卫洗丽”,大便后热热的水将肛门冲洗干净,很是件舒服的事。扯远了,话说回来,莱茵河也蛮恬静,二边是绿绿的不高不矮的山,山上或半山有城堡,山下靠河边有幢幢大小各异的房子,还有火车轨道,不时开出一列来。那天坐船游莱茵河,天气蛮清凉的,我穿了两件长袖,一对七八十岁的外国老人,穿着短袖在风中很优雅地弄咖啡喝,印象深刻。科隆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二个157米高的象石笋样的尖塔伸向天空,门上墙上形形色式雕刻像令人目不暇接,内里的七彩玻璃窗很好看,有述说圣经故事的有12星座的。

意大利是个漂亮的地方,人也漂亮,在威尼斯撑贡多拉的无论小伙老头个个神气漂亮。古迹很多,罗马的许愿池,西班牙广场,佛罗伦萨, PISA斜塔,米兰的DOMO大教堂,教堂北边有个漂亮的伊曼纽尔二世走廊,号称米兰客厅,两边店里的商品非常好看也贵,我买不起只挑了张明信片。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非常漂亮。要买门票的我就不进去看了。

本人认为房子最漂亮的是巴黎,好多房子外墙窗口处都有黑色镂空铁杆的装饰阳台,小小的,有的在里面放点绿色盆景或小花,感觉优雅,和走在马路上的男女老少一样,看得养眼。马路两边的梧桐树笔挺的整齐的往上长,不象我上海老家门口马路边的梧桐是歪歪扭扭往四周长。巴黎老城区没高楼,没立交桥,全是挖的地下通道。在旁边拉方斯新区有许多高楼,有个新的凯旋门,贝聿铭设计。外形有点象老的凯旋门,但更新潮,顶部是直升飞机停机坪,给边上高楼里世界五百强公



司的老总们使用，站在上面远远能看到老凯旋门，它们和卢浮宫在一条中枢线上。我们是周五到巴黎，周六上午来到巴黎圣母院，听到了美妙的管风琴和唱诗班，看到各色人进去前的虔诚的“上帝保佑”的姿势动作。卢浮宫前的金字塔，真是个非常妙的设计。停车场在地下，走出车来到一个头顶有自然阳光的大厅，再走上楼梯进入卢浮宫，感觉美妙。卢浮宫里也非常人性化，因太大，怕你迷路，一路只要看到有个金字塔的标记，就没走错，它会最终引你走到出口。我们旅行社请了在巴黎住的毕业于广东美院的一男生给我们讲解，他有卢浮宫发的讲解证，因有美术功底，讲解得非常好。凡尔赛宫前的路不好走，全是大小不一略有高低有缝隙的石块铺成，不能穿有跟的鞋。有人告诉我它的后花园很漂亮，我当时嫌它的几块钱门票贵没进去。后来看了她拍的照片，感觉最漂亮的后花园在圣彼得堡的夏宫。尼斯的天使湾是我梦寐以求想看的，确实很漂亮。没想到走向海边的沙滩上并不是沙，而是细小的石头，脚底虽疼也要走到由浅到深的碧蓝色的地中海去洗下脚。从尼斯开车去摩纳哥，一路沿着地中海弯弯曲曲的山路，风景美极。中间我们去了个香水工厂，在那儿买香水香精香皂又好又便宜。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有好多这种香水厂。

摩纳哥是个袖珍富国，皇宫的外观朴素简单。蒙地卡罗的房子漂亮，赌场还分富人去的和穷人去的。名贵房车跑车到处停着，我看中辆白色敞篷车与它合了张影。巧的是后面背景是世界十大百年饭店之一的“巴黎饭店”，你若是住客，直升飞机会去尼斯国际机场载你跨海而来。一楼的路易十五餐厅，被美食评鉴权威“米其林指南”给予三颗星最高评价，所以需提前数月预定才有机会入座。当时在它门口拍照还浑然不知。

欧洲小国比利时、卢森堡都是非常恬静、漂亮，适合居住。

澳大利亚是个上帝特别眷顾的地方，几乎没有天灾人祸，从没发生过地震龙卷风山洪暴发海啸等，也没有过战争。到处是蓝天白云，羊群，矿产，又近南

极，海产品丰富。悉尼华人特多，甚至有条上海街，专买上海货，全讲上海话。坐船游悉尼湾，感觉是最漂亮的湾。上海的黄浦江水色是黄黑，香港的维多利亚湾水色暗绿，纽约坐船看自由女神水色是暗灰；而在悉尼湾往上看是蓝天白云，往下看海水碧蓝，海里停着一排排白色小帆船和游艇，岸边清澈的水里还养着蚝。除了有别致的悉尼歌剧院和大桥外，一幢幢民居也漂漂亮亮的。悉尼还有极细沙的Bondi海滩，著名的冲浪地。看着那海天同色，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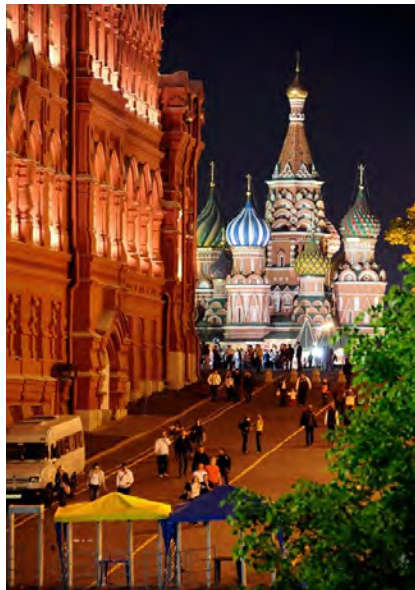


心情舒畅极了。我们在悉尼住两晚，一回到旅馆堂妹就开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饭，看他们的赌场。我想看超市，可所有的店家都早早关门，除了饭店赌场酒吧，总算有家越南人开的超市到晚上十点。墨尔本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确实是干净漂亮，几百万人口，公园也

有几百个。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皇家花园，稀奇古怪的植物很多，中国的花里面也有。有朋友在墨尔本，她来接我去看了他们新买的房子，很安静的一个住宅区，二层楼的小巧房子，二十几万澳币。墨尔本附近有两个景点旅行团没带去，因路较远。一是岛上观企鹅，晚上看企鹅一群群摇摇摆摆地归来，很有趣的。二是更远的南半球最无敌的海岸风光，全长3百公里的大洋路上观“十二使徒岩”，矗立在海里的12块大小形状各异的巨石。因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现朋友告诉我，已只有七块半了，其余已被淹没。澳洲人较懒，工作节奏较慢，很适合国人，所以他们都生活得很舒服，物价便宜福利又好。但由于气候变暖和植被的被破坏，最近墨尔本朋友来电说从来没有的连续的热，九月底悉尼刮起了罕见的沙尘暴。旅游回来习惯在香港玩两天，它过境可免签证一周。那天墨尔本飞香港幸好到得早，机场出来给朋友电话，得知挂八号台风信号，所有商店关门了。好吧不去玩了早早回家，托一朋友福，汽车从香港机场直接开到我深圳家。

俄罗斯真正是地大物博！说西伯利亚那些物产就够他们吃上二百年，什么都不做的话。马路宽敞得有一个方向八车道。所有国家的进关排队等候时间它是最长的，海关官员自顾讲话动作慢腾腾，才不理

会你队伍有多长。我是05年去的,现应该有改善吧。它也是个多教堂的国家,没想到克里姆林宫里也有好几个外墙绘有圣像的东正教堂。其中一个天使教堂我们进去正好有五个人的唱诗班,二女三男,有回声的好听极了。有幢三层楼的黄房子就是总统府,插着国旗,就是总统不在里面。那天周六,宫里有阅兵式。红场没天安门广场大,红场上的无名烈士墓前,好多穿婚纱的结婚人在此献花。俄罗斯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对新婚夫妇都要穿着洁白的婚纱来到无名烈士墓前,向逝去的英雄献上最美丽的花。红场南侧华丽的瓦西里昇天大教堂始建于1555年,由九座教堂组成,故有九个小花图案颜色各不同的洋葱头状的尖顶,有全俄最美教堂之称。确实如此,看着它感觉是童话世界的宫殿。红场上还有个非常大和漂亮的“古姆商场”,全卖名牌。我就不逛了,坐着看来去的美女,凡是小姑娘都是瘦瘦的,不明白为何到老了都是胖胖的。莫斯科的阿尔巴特步行街上有普希金夫妇全身雕像,地面一块块八寸见方的地砖上有各式图案有俄文,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是火车去的,晚上十点开车,七个半小时到。候车大厅里没一张椅子,站着等一会儿就直接进站台,上火车。四人一间卧铺,下铺的床板可翻起,将行李包等放进下面这个铁箱子里。导游说这火车上小偷多,他每个房发了一个可防盗的让我们粘在门锁下。到了半夜,果然有两个房被撬,那防盗的东西叫了起来。圣彼得堡可看的景点多。有皇村,也叫叶卡捷林娜宫,是彼得大帝为妻子建造的,白色,天蓝色,金色的建筑富丽堂皇。花园很大,绕着湖走一圈差不多一小时,蛮漂亮的。有世界第三大教堂——金顶教堂,可惜我也没进去。有东宫,白色淡绿色金色,很优雅,它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博物馆,里面有条拉斐尔长廊全是他的画。有最漂亮的夏宫,以喷泉闻名,分上下花园,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喷泉分散在花园里,最大的喷泉——大力士森孙拉开狮子口,水流一层层直通到波罗的海。有人来车往很热闹的涅瓦大街,觉得它的通往地下的过道设计合理,就一筒简单的斜坡,可走上走下也便于有轮子的。45美元乘船游涅瓦河,船上有歌舞有水果鱼子酱伏特加品尝。涅



瓦河上有21座桥,会在凌晨2-5点打开升起,让大型船通过。涅瓦河边停着阿芙罗巡洋舰,列宁在上面的电台宣布革命,1917年11月7日一声空炮,迎来了马列主义。有点遗憾没能进马林斯基剧院看演出,导游带我们去了它对面的一个小剧场看了芭蕾舞。

我看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是日本,问了一每年去日本的同学,她说“那都是他们晚上跪在地上擦的。”对于他们的勤劳,自律,不得不佩服。交通很发达,从东京成田机场(之前被告知机场离市区很远很远的)坐快速列车到市中心的东京车站一小时不到。此车站上下五层,有二十几条线在此汇合。车站出来对面就是很大的皇宫广场,广场旁边是被浓密高大的树、石墙、石桥和护城河围起来的皇宫,远远能看见皇宫房子的屋顶。因我堂弟的朋友在东京,所以我跟旅行团请假,不跟他们去机场附近的迪斯尼乐园,而去了市里。他带我去看了靖国神社,神社其实是对死去的人寄托哀思的地方,看见很多人在进进出出,进去前要洗净手。门口一条街上摆满了各式日本小吃,院子里搭了个台,有人在表演歌舞,台下好几排位子上都有人坐着在看。我们参观了“游就馆”,摆着二战时的飞机大炮坦克,士兵的用品和家书等。当然它对历史的描述是不太正确的。不大的两层展览馆里,照样在角落有个供游人休息喝茶吃饭的一方块地方。总体感觉在国外能处处体会人性化,国内这方面还差很多。祭拜战犯可不是普

通人能进去的,说是在园子较深的某处。日本小吃做得细巧好吃,吃饭时品种多,量不多,一大盘托上来差不多有九个品种,左右两角一只小木桶是热热的饭,一只小炉子上炖着菜汤面。真的非常好,化心思,跟美国人一大个汉堡包的饮食文化没法比。所以日本是最长寿的国家。要购物的话大坂最便宜,在心斋桥的筋商店街,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商店,头顶有天棚。那里还有小吃一条街,可惜时间不够,连购物街也来不及逛。日本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在宾馆的自助早餐时,桌子对面两日本老太对着我叽哩呱啦,不明白她说什么,后来知道她要我开口说话,我说了中国上海,她竖起大拇指,并要我在她的本子上写下上海。商店购物时,如保质期短的,他们都会指着那日期提

醒,很是周到的。

对大英帝国的印象就是古老。象外滩那些大石头造的房子到处可见,有许多民居用一小片一小片石头拼造起来,很别致。离开伦敦不远有个巨石镇,很奇怪的不知何处来的几十块巨石拼搭在一起,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上,至今还是谜。我们去了巴斯、牛津、曼彻斯特,看了曼联球场、格拉斯哥、Windermere湖,湖边的小镇很漂亮。苏格兰的首府爱



丁堡,可是个热闹的城市,特别是每年夏季的八月,有很多演出会展举行,旅馆紧张。我曾看过一场军乐团演出录像,非常精彩,所以它的门票需隔年预定。发现欧洲人较冷漠,我站在爱丁堡的王子大街上,看到远处山上的爱丁堡,想请人给我拍一张,满大街来来往往的人,但等了几分钟也没人会看你一眼,只好主动请人帮忙。约克古城,几百年前造的街道现还是那样,还有1900年前造的YORK大教堂。感觉最漂亮的是剑桥,就是那条小小短短的河,河上那六座造型各异的桥,岸边垂柳草地,象城堡一样的校舍,水中还有野鸭,坐在剑桥的学生用长长木棍撑划的小船上想,怪不得当年徐志摩诗兴大发。在伦敦总算看到两幢新颖的房子,在泰晤士河边圆形的市长办公大楼,和罗门·福斯特设计的象子弹一样的办公楼。大英博物馆是用过去贵族的房子,原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庭园,现在庭园里建成个圆形的图书馆,世界各国的书都有。英国是个无钱万万不能的地方,要想在海德公园里坐一下躺椅的话必需付钱。最后参观了温莎古堡,出来后无意走进了女王的私人教堂——St. 乔治教堂,很多他们祖先的墓,座位的安排是面对面的。06年8月12日,Heathrow机场如临大敌。我们下午二点多来到机场,因前一天有人称要搞恐怖活动,国内有些人打电话来问“你们能回来吗?”机场里人山人海乱哄哄,

好些人领了垫子躺在地上,持枪的警察走来走去,我们被告知不知几时能飞。等了四个多小时,我们飞往香港的能登机了,但所有的行李要托运,每人发一只透明的塑料袋,只能放皮夹子和护照上机,我裤袋里两粒小小的睡觉时塞耳朵里隔音的也不行,扔掉。进了候机厅,好多人在派糖给我们吃,还发水,瓶子外贴一纸,上面说“此水是这儿发的能带上飞机”。他们的应变能力和人性化服务还是不错的。

这次在超级大国主要是探亲访友,去了六户人家,还有三户——休斯敦的堂妹夫家、San Jose的朋友家、Omaha的从小看她长大的邻居家没去,当然更多的国家公园自然风光没去看,主要想省些钱以后去更想看的地方。第一站来到犹太州盐湖城附近的表弟家。说是表弟,其实没有一点血缘。他母亲和我母亲是高中时同学,那时班上才三个女生,于是她们成了好朋友,常来常往,每年春节都在一起过。我就看着他长大,和他一起玩大的。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月,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们的房子在山脚坡上,三面环山,西面是一大片平原。晚上九点看太阳映红天际缓缓落下,万家灯火;早上醒来听到树涛声与鸟声。因东面有个山谷,每早必刮东风。拉开窗帘就满屋的阳光,蓝天白云,前面是一大片绿草树林,是个蛮大高尔夫球场。远方连绵的山上还积有白雪。时不时能听并看到远处一列长长长长的运货火车鸣笛从山谷里穿过。一整天都能看到男女老少顶着太阳,开着白色敞蓬小车开来开去打高尔夫。表弟下班回来晚饭后七点就去高尔夫球场报到,九点半天黑了才回家。我有次跟随他进去,才打了三个洞来到个小湖边我就吃不消先返回了,很佩服美国人的运动积极性。他家后面北面的半山腰上也造了房子,有次饭后在散步,我说了声去看看那上面的房子,弟妹即开车带我上到半山腰,各式小洋楼挺多的。还有个蛮大的人工开挖的湖,不少人在钓鱼,弟妹和几个不认识的人侃了几句,他们将两条刚钓上来的鳟鱼送给了我们,感受到美国人的热情纯朴。犹太州的摩门教很有名,有个周日一早,他们带我去到盐湖城内的摩门教圣殿对面的一个剧场,听了一场高水准的合唱音乐会。大大的舞台上分布着扇形一样四个方块的坐椅,那肯定是四个声部分开坐,人员壮观,所以声音也特好听。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教徒们自愿参加的。一路走进去所看到的教徒,个个彬彬有礼,脸上绽放着自然明媚的笑容。这是我以前所走进过的各式教堂礼拜堂寺庙等从来没看到过的和感到的温馨。表弟家附近有个

Sundance, 刚举办过国际电影节, 都是些新人拍的小制作电影。大明星罗伯特·瑞德福拥有其中一片山林, 缆车下山时远远能看到他家大大的山庄。附近还有个举办过冬奥会的Park city, 小城古镇上的一条条小街, 各式小房子连成一片, 一家家的小店, 我蛮喜欢的。附近还有个Outlet, 房子的造型也蛮可爱。犹太州多山, 山里都有路, 开进去风景真不错的。稍高些的山, 六月份山顶还有很多积雪, 融化下来的雪水, 有的汇成个小湖, 表弟帮我拍了雪山倒影。弟妹开车五个多小时带我去拉斯维加斯, 沿着15号公路一路开过去, 两边没一棵树, 远处是山, 近处是黄土地, 有点稀少的草。赌城的豪华就不说了, 感叹设计师的创意能力是如此之高。遗憾的是, 因赌城天热, 家家从早到晚开着空调机, 那大家伙装在房子旁边, 发动时的轰轰响声, 使人难以入眠。我们住弟妹朋友一高档小区里, 门卫要接到里面主人的电话才会让我们进去, 并发块牌子放在我们车头, 证明是这家的朋友。房子起码6千英尺, 漂亮干净, 到处一尘不染, 客房也象宾馆一样。我去了几个名气较大的赌场, 比较喜欢Bellagio, 它门口的会跳舞的音乐喷泉非常好看, 我在里面看了场秀——“O”, 也很精彩。里面二十几元的自助餐品种多得吃不下, 怪不得门口排长长的队。表弟还带我去盐湖城里一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 三十几元一人, 品种多味道好极。想想我在国内是不敢走进五星酒店吃那几百块的自助餐, 以人均最低二千元工资来看, 国内什么都贵, 美国什么都便宜。第三站来到纽约, 我是半夜十二点多降落拉瓜地机场, 在空中看到曼哈顿的灯火辉煌, 整个象团火一样令人难忘。堂妹家在法拉盛, 赫红色大大的长方形的砖房, 外墙有几个逃生楼梯, 这也是纽约特色。华人多的地方街道就不干净了, 附近的华人小超市更是脏兮兮乱哄哄。为了找薛老师住的旅馆, 一路问了好几拨人, 尽都是上海人, 所以回来后有人问我英语有长进吗, 我说华人遍地不用英文。最方便的是温哥华机场, 一路指示牌上都有中文。今年还发现赫尔辛基机场的转机处也



有中文标示。法拉盛地铁七号线终点有家Macy's, 美国大百货公司, 几个城市看下来这家的货品是最差的。然后坐大巴去到波士顿, 这一路全是树很养眼。朋友买张票让我乘上Duck Tour, 水陆两用车观光蛮好玩的。波士顿和西雅图一样, 都是干净安静也蛮漂亮, 适合居住的城市。从波士顿飞西雅图六小时, 飞了两小时左右往下一看, 无边无际一片蓝, 漂亮的五大湖区。离西雅图还需两小时, 下面的地貌也让我看呆, 平整的土地上是大小不一的绿色黄色褐色的圆, 象几何图案。对面加拿大我从卡尔加里飞多伦多时看到的是长方形和方形, 把地种得这么好看真是佩服。

本人第一次乘上了五十人左右的小飞机, 只有一个空姐, 从西雅图飞卡尔加里, 来到侄女家。前二个月看到“福布斯”(Forbes) 公布了世界十大最有发展前景的城市, 有卡尔加里上海北京休斯敦等。我从没想到要去加拿大, 三年前老公的侄女去了卡尔加里, 她和我关系又不错, 所以一样去了美国, 顺也去加拿大看看。这一看感觉很喜欢。加拿大三大著名景点——斑芙, 千岛湖和大瀑布。Banff最漂亮的是建在半山腰的Springs Hotel, 我没本事去到对面山上拍它的全景, 买了个有它全景的冰箱贴回来。里面是18世纪的贵族风格, 暗暗的蜡烛

灯, 旧旧的桌椅。墙上有介绍当时建造时的淡咖啡色的照片, 很珍贵的。斑芙小镇很漂亮, 在一家“Grizzly House”吃的西式午餐相当不错, 在一块六寸见方的滚烫的石头上, 将切成小块的牛排烧熟, 放些店里调制的牛油, 又香又嫩, 汤和色拉都不错。原来我不喜欢看山, 这次看了落基山脉群, 山并不算高, 但形状各异,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后又去过Kananaskis, 曾开过八国峰会的地方, 不同的湖光山色。在一个湖边看到感人的画面: 一辆小车旁, 一老太坐在自带的折叠椅上看风景, 旁边站着一中年人, 地上有小箱子, 肯定是装吃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关心。感觉最漂亮的并不是Lake Louise, 而是Moraine Lake, 它的水更绿, 背景的山脉有七个山峰。

我是在订的“旅行者”杂志上看到介绍这梦莲湖,和侄女她们一说都还不知道。查了地图知道在Lake Louise 不到有条横的小马路,就叫Moraine Lake Rd ,开到头就是,冬天它封路的。千岛湖里有1864个大小不一的岛,小的只种两棵树,稍大的被美、加的富豪买下盖房子,也有车库,当然是停船了。看到有个不够大盖房的,就搞了个露天阳台,有太阳伞有桌椅。最漂亮的是个美国富豪为妻子盖的Boldt Castle,此富翁George Boldt 发明了千岛色拉酱(Thousand Islands Dressing),非常美味可口。可惜房子没完工妻子就去世了,现这城堡属美国政府。最好玩的是美加的边境桥,世界上最短的桥,才三米。千岛湖我在地图上找不到,感觉应在安大略省的Kingston 附近的Gananoque/IvyLea 。大瀑布确实是个壮观的自然景象,我们蛮过瘾的三步曲看它。先去IMAX Theater 看了有关瀑布的美国人拍的纪录片,拍得非常好,那第一个退休女教师有胆请人装进个木桶从瀑布上漂流下来,最后打开木桶,跟随她去的小黑猫却变成了白猫,导游让我们猜原因,个个猜不着,原来那导演挺幽默的说是愁白了的。然后我们上了168米高的skylon tow ,看美加两边瀑布的全景,看来老天眷顾加拿大,所以它这边的马蹄形更壮观,白色水汽升得老高。最后来到尼亚加拉小镇,排了差不多三刻钟,弯弯曲曲的通道走下去,走下去,下电梯,穿好雨衣上到船,被如柱的水打湿一次,全体就尖叫一次。上岸上车后,沿着彩虹桥旁边的路开回来,那可是条非常漂亮的路,它是建在世界上最长的断裂带上,来的时候就看见远处长长延绵不尽的绿树成荫的高出地面的断裂带。加政府在此建了一条55公里长的尼亚加拉小径,专给人骑车的。一路看到许多家庭在烧烤,在骑车,旁边就是尼亚加拉河,瀑布从一万年前的17公里处退到今天的位置所留下的两岸的峭壁。马路的另一边是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和种满鲜花的庭院,还经过一个世界上最小的教堂,只能容纳四个人。因水流的冲刷,原先瀑布以一年一米左右往后退,现在上游拦阻,一年控制在一公分,并在旁边开掘人工湖引入水再发电,不破坏自然,所以此创意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当之无愧。蒙特利尔,加拿大第二大城市,三百多万人口,有四百多个教堂,我们看了二个。建在皇家山上的北美最大的圣约瑟夫礼拜堂,我第一次看到教堂里有电梯,可直上二,三楼。还去了市中心的圣母院,和巴黎圣母院有点象,席琳·迪翁在此结婚的。魁北克的四百多年的古城很漂

亮。到了多伦多,很感谢宓哲新同学特请了半天假,来陪我逛商场。先去了外国人开的,后看了华人开的太古广场、城市广场,最后还去了她家。旅行途中,最开心的事就是有熟人碰到!

因有位堂妹在捷克,所以今夏去玩了十天。捷克较保守,好象不太欢迎大家去,为了签证跑领事馆五次,而美领馆一次就搞定。最好玩的是,为了签证成功,我妹说时间少点成功率高点,因此我填表申请了旅游十天,最后下来的签证竟然只允许我呆十天,不多一天。到捷克还没有直达的飞机,我选择了芬兰航空,在赫尔辛基转机。空中欣赏了美丽的千湖之国,一片片绿树丛中点缀着块块蔚蓝的湖水,美极了。一到捷克明显看到树少多了,所以他们家中灰尘很大。现在感觉捷克的房子比巴黎漂亮了,因为它们有颜色,浅浅的嫩嫩的红黄蓝白黑,巴黎基本是一个色系。布拉格老城区保存完好,就是那石块路走得很辛苦。他们帮我设计好先坐三次车来到最高处的布拉格城堡,然后一点点往下走,到非常热闹的查理桥。到老城广场有个好玩的天文钟,整点时分最上面的小窗口打开,12尊木头做的耶稣门徒一一经过。到步行街也叫瓦斯拉夫广场。在布拉格西面一百多公里的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以温泉闻名,也举办过电影节,拍过007,是王公贵族的度假地,非常漂亮。布拉格南面一百多公里的克洛姆罗夫(Krumlov),虽然都是几百年的小镇,现也增添了新内容,有个个看了哈哈笑的漂流。用花草修理着对称图案的城堡花园里,有个新时代的建筑——旋转看台,在夏季的夜晚能在广阔的天空下观看传统表演。捷克的啤酒味道不错,我从不喝酒的尝了口感觉象喝奶。我妹说捷克人聪明,在世界Sudoku比赛老拿第一的,所以我也买了本回来做做,可动动脑子。

啰啰嗦嗦写完一定让您看累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想来这辈子也看不全。希望能和我交流,欢迎来信:pingde@163.com。





Many international surveys rated Denmark as one of the happiest places to live. While the communist system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s been in a crisis in recent years, the Norther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models such as Denmark's have aroused keen interest among economic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 Chinese. Nowadays, there is no lack of reports describing the welfare system and the comfortable life of common Danes. Out of curiosity I started reading about Denmark. One day, a paragraph in the FACT-SHEET of Denmark by the Danish Foreign Ministry caught my eye. It read: "Few have too much and fewer have too little" - This is the formula for the Danish welfare state." With the taxes as a tool, an equalization of income is achieved in Denmark so that everyone has the necessary material framework for living a reasonable life." This notion corresponds to the socio/economic scenario that I have always had in mind and a civil state in which I have longed to live. Fascinated, I decided to visit Denmark and experience for myself the reality of what I had learned. I joined a group of Danish friends and set out for Copenhagen one rainy San Francisco day last October.

### Nyhavn (New Harbor)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the beauty of this little country and the relaxed life style of its people. Copenhagen's Nyhavn was a breathtaking attraction. I went there immediately after I checked in to my hotel near the airport. Here I saw ships with tall masts anchoring in blue water, brightly-colored townhouses built with wood, bricks and plaster lining the waterfront. Restaurants, old and new, spread along the sidewalks. People sat in the sunshine leisurely sipping their wine or downing Carlsberg beer. There was no sign of the usual hustle and bustle of a harbor that I expected, but rather a touch of calmness. What a "Yuppi" haven! Who can tell that it used to be an area notorious for drunken sailors and prostitution! I am familiar with the Bund in Shanghai and the Fisherman's Wharf in San Francisco. I love the exuberance there, but the brisk movement and noise of the crowds there often stir up restlessness in me. It seems everyone is pushing for something. I never feel the harmony I experienced in Nyhavn. While watching the glittering reflection of the colorful buildings and slowly moving vessels on the water, I could not help wondering why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s always have to push and rush for their life. Is i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se people or because of the systems governing their countries force them to be always in a "get-go" mood so they can either achieve a certain kind of security for survival or fulfill their ambition to succeed and prosper?



### Rosenborg Castle and the Kings Garden

Of all the museums and castles in Denmark, Rosenborg Castle is one of the best and most well-known. It is located not far from the center of Copenhagen. On a rainy fall day, I strolled there with my friends. Even in gloomy weather, Kongen's Have, (Royal Garden) was alight in glorious autumn colors of yellow, copper, green and brown, all amplified by air alive with earthy scents of wet grass, trees and fall leaves. It was as if I had landed in a world of Monet or



Renoir. My friends already were busy with their cameras and I needed no prodding to get going, too. Photographing as we went along, we soon ended up before the charming Roseborg Castle. More of an elegant, spired mansion than a fortified castle, it was small by the standards of those of the French or British. Built in the early 17<sup>th</sup> Century by Christian IV, Denmark's most beloved king, Rosenborg stood in sober Dutch Renaissance style. Tidy, dignified and modestly elegant, it reflects perfectly the character of Denmark and its people. I was immediately lost in this serene and timeless scene. Before we realized, hours had passed by and our cameras were fully loaded, and our hearts and minds were well satisfied. History and culture are a nation's treasure. The Danes are certainly making their endeavor in maintaining their landmarks with sufficient care and comparatively modest tax dues. Here I see a balance of spending and reserving, a balance which mirrors the motto of the Danish government to utilize taxes to enrich the leisure life of their citizens while maintaining the soul of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gems such as the royal castles and gardens.

###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the "Little Match Girl"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riter, is considered the most famous of Danes. In China, many of us grew up with his memorable stories of 'The Ugly Duckling' and 'The Unclothed Mermaid'. His tragic story of 'The Little Match Girl' tore at my young heart as it exposed to me the ine-

quality of life in this world.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tatue of H.C. Andersen, my thoughts drifted back to my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 at Weiyu. I saw Andrew (my late husband Zhu Qixing) standing at the podium conducting me, a delicate little girl with pigtails, as I recited in English – "It was terribly cold and nearly dark on the last evening of the year, the snow falling fast. In the cold and dark, a poor little girl bare-headed and with naked feet roamed the streets..." "Stop, there..." Andrew commanded me. "When you recite, you must picture yourself as the Little Match Girl and imagine her tone of voice. Begin, again..." Taking his instructions to heart, I found myself transported into the story, back to another time and the life of this poor girl. At the end of my recitation, I had tears in my eyes. "Well done!" Andrew praised me from the podium. My tears turned into a feeling of elation and, thus, it was Andrew's encouragement that propelled me later to attend speech

contests and,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my success as an English language student. Sight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stirred up my fond memories. How I wish Andrew was there with me! How could he believe that, fifty years later, the little girl, now an old woman with white hair came to Denmark, staring at the statue of H.C. Andersen and still reciting "The Little Match Girl"? This is just an episode I wanted to recount her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association with Danish culture could be traced that far back to my school years in China.



### Bicycle Culture in Copenhagen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s in Copenhagen is the multitude of bikes rather than cars in the streets. Indeed, it is a splendid sight to see waves of bikers pedaling vigorously off to work and school; and the various models of decorated bicycles parking on the sidewalks added a personal touch to the bikers. Why do the Danish people prefer bicycles to cars? My Danish friends said that bicycles have never been out of favor in Denmark and have a history there as long as the conveyance itself. The success of the bicycle is most likely attributable to the topography of Denmark, which is relatively flat with low rolling hill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a mind-set at work among the Danes. Since Denmark is a rather small country, its citizens have an ecological awareness that readily reminds them that they must take the best care of what they have. Concerning 'green' and ecology, the Scandinavians have about the highest awareness of anyone on the planet. Making use of the simple, efficient and non-polluting bicycle for commuting and daily chores, then, makes perfect sense to Danes. In addition, the Danish health-care system is a not-for-profit one. In order to keep costs as low as possible, good health and preventative care is a major consideration. Obviously, pedaling a bicycle for daily commutes is not only healthier, but far cheaper than taking a car or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is bicycle scene made me think of ou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where the explosion of automobiles in recent years has demoted the common bicycle to a second ranked status. But at what cost to ecology, culture and soon to be realized – the health of our people?

### Baby Carriages

Another common scene on the streets of Copenhagen is the charming sight of tri-cycle baby carriages manned by young men. Child rearing in Denmark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couples. The exceptionally high employment rate among women in Denmark (74% in 2007) requires that



men take on their share of such duties so as to relieve their spouses of some of their domestic chores. Equality of the sexes in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chieved to a great extent by a culturally deep-seated common sense approach to solving problems, socially and otherwise. Such a philosophy is reflected in their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 a duty Danes approach with genuine dedication. The nurturing of children to feel loved and become confident adults may be to some extent altruistically motivated. The Danes, however, have long ago realized that the costs to their social system for supporting children in their formative years will be paid off later by bringing up generations of healthy, productive citizens. Towards this end, the Danes provide quality child daycare for working parents, top-notch schooling, along with two years of paid maternity leave for women and up to one year for males. In any society,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a future in which the Danes are willing to invest today so as to reap gains tomorrow.

### Karen and Her Beach House

Before my departure from San Francisco, I indicated my interest in visiting some Danish families so as to get a feel of the Danes' everyday life. My friend Ole agreed to introduce me to his sister Karen. Working as a cleaning lady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she was able to see that her children, now adults,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She settled herself in a lovely beach house not far from Copenhagen where I joined Ole in his reunion with the sister one sunny day. Hugs and wine welcomed our arrival. Knowing that I am from China and speak English, Karen started mixing her Danish with whatever

English words she could come up with. I tried my Danish, but the Danish sentences I practiced hard in the past month suddenly escaped. All I could mutter then was "Goddag, hvordan har du det?" and "Mange tak." Seeing my frustration, Ole came to rescue. He translated their conversation whenever possible. Instead of tea, the Danes greeted their guests with wine. To be polite, I took a small glass with a slight fear of my poor tolerance of alcohol. Both Karen and Ole are very open-minded persons. They obviously believe in their social system. Not long after they caught up with each other's life, they jumped right into a discussion of state affairs. Karen seemed very satisfied with her welfare benefits. Semi-retired, she receives \$2000 per month from her state pension and \$17 per hour working part-time helping her old clients. There was no complaint about the high tax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high wage treatment,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and the spirit of comradeship have all made her life secure, comfortable and joyful. Here I saw a respectful, confident, open, energetic and optimistic seventy year old lady enjoying her senior life to its full and still longing for new friendship and new adventures. When Karen heard that I am fascinated by Denmark, she assured me that Denmark would love to have me and I should come again to stay longer. Time went by fast when one is among good company. Without knowing, it was dark. Karen sent us off to the bus station in her Peugeot. That night I tossed back and forth in bed plagued by the thought: Why is it possible for a cleaning lady to be able to afford such a beautiful



beach house and live a comfortable retirement life in Denmark whereas even the middle-class Americans cannot dream it? Where does all the tax money go here? And in China, the recent heart-wrenching film of "Romance in Housing" reveals even a more intense struggle among the middle class for the equality of wealth division. Something is missing from both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systems. Certain system reforms are called for and should be put o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genda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Onward to Vejle

The train is one of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forms in Denmark. Thanks to the new bridges and tunnels, going from Copenhagen to Vejle only takes about three hours now. On the train I got a glimpse of Denmark's infrastructure and was deeply impressed. The neatness and efficiency are obvious. Apparently the tax money the government collects from its citizens is being put back to public services. The wind turbines we passed along the country roads manifest to me Denmark's fame for its "green awareness" and a pioneer in today's popular "Green Revolution." The world energy crisis may be curbed if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follow Denmark's example.

## Vejle

On the final twenty miles of our journey, the train took us through green forests that skirted Vejle Fjord, along which the tracks of the train ran. It was a lovely sight of land and sea merging, sail boats and pleasure crafts mingling with transport ships headed for Vejle Harbor. With a population of just over 50,000 people, Vejle is Denmark's fifteenth largest city.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t is a small city, but it seemed to lack for nothing regarding normal standards of living.



Having existed for more than 600 years, its architecture is a blend of both old and modern. The old city hall, still in use, dates back a century and a half, as does the cobblestone square in front of it, but nearby, a very large

city block-sized shopping mall has just been completed. As in nearly all Danish, and for that matter, most European cities, Vejle's shopping district centers round a 'walking street', a sort of long open-air mall. Once, a major thoroughfare open to motor traffic, it was closed decades ago to cars and motorcycles except for delivery vehicles in order to allow unobstructed shopping for the town's citizens. I found it interesting that, in spite of the greater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provided by the new, modern shopping center, the citizens of Vejle clearly, still, preferred to shop along their old 'walking street'. I suspect this attitude may change with time.

Although two of my friend's old movie haunts no longer existed, the Lido was still operating and a new multiplex was about to open across from the shopping mall. Vejle is home to a well-regarded symphony orchestra, several theatre companies and even a dance company. We saw posters proclaiming future concerts for major American pop talents such as Bruce Springsteen, which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that Vejle is far from culturally backwards. The town boasts many international restaurants serving cuisine from Chinese to Greek. A quiet orderliness pervades, bolstered by a careful and charming blend of the old and new. I found the town's people cordial and easy to deal with. Surprising to me, most clerks in the stores speak English, making my acquired Danish seemingly superfluous.

A thriving and very livable town, Vejle comes without the buzz one feels in Copenhagen. The people of Vejle, as in all of Denmark I suspect, place great value in their cultural legacy and things historical, but they are not stuck there. Progressive and practical by nature Danes clearly live and take delight in modern times.

## Denmark, I will be back

My three week tour of Denmark acquainted me with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a model that creates more equality, harmony and balance to the society. I had also discovered a beautiful little country, rich i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where energetic, cordial and hospitable people are enjoying a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many other nations, including our own, could do well to emulate. I have in the past visite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s a tourist, but this one had been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influential to me. With my Danish friends to bring me up close and into the experience that would otherwise escape ordinary tourists, I learned how important such guidance is in providing an intimate travel adventure. On a deeper personal level and perhaps, of more importance to me, I had come to terms with my own, often erroneous, stereotypical considerations of other peoples and places. Thank you, my Danish friends, and a special big "Thanks" to the people of Denmark -- I will be back.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get a parking ticket? You would probably curse your bad luck with a four-letter swear word, take out your checkbook, write a check, and mail it to your local DMV office, and then probably cancel a scheduled family dinner to make up for your loss.

In mid-December of 2008, as I stepped out of my classroom after teaching a night class and went to pick up my car parked on the street, I saw at a distance something white like an envelope left on the windshield of my car. My heart immediately sank. It must be a parking ticket. I retrieved the envelope from under the windshield wiper, and true to my guess, it was a Notice of Parking Citation with a glaring amount of \$60.00. "It just isn't my day," I grunted. The timing couldn't be worse as Christmas was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e money could have been spent on gifts. But on second thought, I felt positive I had fed enough quarters into the parking meter before I had left. I was ready to contest and protest the citation, which I believed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the "meter maid."

When I got home, I took another good look at the citation notice and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I saw "Cover On Plate." What the heck did it mean? I was quite certain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my license plate or license sticker.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I decided to do research on the computer. I keyed in the violation code which was VC5201F and it wasn't long before I got the answer: in California, it is illegal to cover the license plate. Only then did it dawn on me that the citation had resulted from the cover which I had purchased from an auto store and put on the license plate

two years before so as to prevent the sticker from being peeled off as in the case of theft. I felt however the auto store was to blame since it had violated the law by selling license plate covers to innocent customers, me included.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 the fine needed to be paid. Who was going to make the payment then? The auto store? No way. I took out my checkbook and was about to write a check when I accidentally noticed at the back of the citation some words in small print that said: "\$10.00 penalty with proof of correction if done within 21 days," with a police officer's signature. That alternative instantly cheered me up. So I could settle the matter with only ten dollars. Without further delay, I removed the cover from the license plate, drove my car to the nearest police station, walked into the building with trepidation, not knowing how I was going to be received, and then informed the office on duty what had happened. He didn't even bother to step out to inspect my car and signed off the citation right away.

The message of this incident is clear. 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in a country ruled by law. It pays to know your rights and options under the law to seek a better settlement for a matter waiting to be resolved. Besides, it's important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what is written in small print that tends to be neglected.

A few days later, being in a hurry, I forgot to deposit coins in the parking meter and got a ticket requiring me to pay \$40.00. So I ended up losing most of the money I had saved from the first ticket.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you might say.



##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网页

<http://groups.yahoo.com/group/weiyu>

Please use your Yahoo email address (you can register one for free) to enter the webpage. There are recent photos, articles and our high school website links in this webpage. The electrical version of the Zhongsheng will also be published on the web so you can download it and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Here we would like to thank Jovita Chow (周家钧校友) who has maintained the web site for many years!



I met 德霖 at a friend's house-warming party in October 2010. It was a great happy surprize to get to know that Delin was my younger brother's classmate at 高安路第一小学 in Shanghai and that he was also my schoolmate at 位育。Through Delin, I got to know the 位育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eagerly appli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Meeting Delin and reading the Alumni journal brought back many good memories when I studied at Junior High of 位育 during the three years from 1956 to 1959.

Because I am a new alumni member,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many of my 位育schoolmates or even closer, my classmates, at 位育 about my life and career after 位育。 From 1959-1962, I studied at Senior High of 上海市上海中学。 In 1962, I entered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to study the language unti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in 1966. Upon graduation, I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铜川煤矿 to learn from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as a college graduate. I worked

down in the pit at the coal mine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n was asked to teach English at a Coal Mine Middle School there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inally came to a stop. In 1973, I was helped by a former 北外 schoolmate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 at 西安外国语学院 for 16 years. I came to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in Ohio in the U.S.A.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 and got my MA degree in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1989, I came back to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the second time to work for my PhD degree in Rhetoric/Composition in English. Upon graduation, I was hired as a full-time English faculty at English Department of Century College (one of the MnSCU system—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1994 and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Composition and Literature courses all these 16 years.

My husband is retired. We have a daughter and a son; they are here with us in the Twin Cities (Minneapolis/St. Paul) in Minnesota. We are happy grandparents, too, with four grandchildren. I often go back to China during my summer or winter break to visit my 88 year-old mother. Most of my primary school or my junior high or senior high or my college classmates are retired in China. But we often have get-togethers when I am back in Shanghai. I hope to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many of my 位育alumni members either in Shanghai or in Minnesota in the coming New Year.



2010年2月14日部分美东校友聚会于纽约



最近有幸游了声名鹊起的苏州金鸡湖。波光潋滟，景色怡人。延着一圈湖滨绿地信步踱去，触目皆是开发完善的公园和鳞次栉比的楼宇，私家游艇三星两点，初见端倪。走过弧形栈桥，突然遇到唐吉珂德主仆二人的铜塑骑像在岸边草坪上“散步”，栩栩如生。铜像前有许多对青年男女在拍新婚照。十二月的风扬起条条白婚纱，露出新娘冻红的双肩，使裹着皮夹克的我为她们而感到寒冷。但明白无误，她们脸上的笑容却是火热幸福的。我情不自禁地拿出速写本，记录下这美丽的画面。随着勾线的沙沙声，耳畔响起了多年前在剧中听过的那

首著名的老唐咏叹调《不可能的梦想 The Impossible Dream》。我体会到这画面有着更深层的涵义，一时却又说不清楚。《唐吉珂德》是除《圣经》外世界上译文最多的书，是假设的首届诺贝尔历史遗作文学奖的得主。今天，连苏州远郊曾是荒水一泓的金鸡湖也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也许，正是老唐那种近乎痴傻的执着和追求精神，共鸣着亿万中国小老百姓心中曾是不可能的梦想，释放出改天换地的能量。早年开车环游北美大陆时，我已得出结论：一国的实力并不昭显在它少数华丽的大都市上，而是蕴藏在它千万殷实的小镇村庄里。强不在有富，而在无穷。如今，北京上海已成经典样板，而中国内地块块合适的旮旯角都正朝着金鸡湖的水平被迅速开发.....想到此，我忍不住要借圣诞之光，发上这幅速写和自己在塞万提斯诞生 450 周年时作的一首倚今声词与你分享，共贺新年的到来。因为这新的一年，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

塞翁命多舛，侠心重、海外勇操戈。  
历三处创伤，指残拳废；五年俘虏，役酷徭苛。  
赎身返、养家心有瘁，跑腿苦没辙。  
惶筑债台，晦牵冤狱，铁窗狂想，翎笔难折。

善主傻仆合唱，愤世歪歌。  
侯小说再版，《圣经》堪比；大师今选，《诺奖》先得。  
徒此清芬同仰，西岳巍峨。

风流子《咏塞万提斯》 汤沐黎 六六届



## 我们的海军父辈： 搜寻官方纪录



周家钧 65 届  
瞿德霖 66 届

H.I.C.M.S. Hai Yung.

2010年，北美校友年鉴钟声编委家钧学姐和德霖学弟有一段共同搜寻海军父辈官方记录的有意义的故事。我们两人搜寻记录的过程是常说世界真小的一个有趣反映。家钧和德霖在学校分别属于65高中和66初中，家钧在校时曾活跃于排球队，话剧队及学生会，德霖一直是普通一员。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直到钟声编委的工作，才在网邮中交流，德霖希望家钧明年能来明州校友聚会，再叙我们因为父辈而产生的海军情结。

三月底的一个夜晚，家钧信手拿起刚收到的“钟声”2010十六期翻阅。在细读德霖的“2009春回”中叙及他在福建马江海战纪念馆和中国船政学堂纪念馆的参观时，正是这段陈述使她瞪大了眼睛：“中国海军分三帮，广东，福建，烟台，从清朝开始到民国，后来有了留洋帮，但也是从这三帮分衍，家父就是之一。我在纪念馆看到了家父舰队指挥官林遵的照片，他是福建人，从国民政府海军上校成为人民政府海军少将，连带家父也糊里糊涂地成为起义人士…”

怎会如此巧合？家钧的父亲也是留洋帮海军，福建人，少将，起义人士…，于是有趣的电邮对话启动了：

家钧：“德霖，在阅读这期“钟声”时开始怀疑你我的父亲是否相识。我父亲：福建闽侯人。海军闽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驻英国海军武官。第一届中国驻联合国武官。中华民国最后军阶：海军少将。起义。上海海运学院，大连海运学院

教授。交通部参事。84年去世。你觉得耳熟吗？”

德霖：“我父亲于2003年12月去世。你父亲应该年长许多而且军阶要高很多，所以我爸爸应该认识你父亲，而你爸爸不一定知道我父亲。”

家钧：“令尊的后背是否永远是笔挺的？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

德霖：“是啊，即使在他最后的几天，当我在医院搀扶他小走几步时，他的后背还是如此笔挺，体重还是保持在180磅以上。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为爸爸感到自豪。我相信你也一样。”

兴奋的搜寻就此开始。身为海魂之子，德霖本就是激情的海军迷。此时面对父辈的荣誉和同窗的友情，他更是全力以赴。很快他就给家钧传送了在百度上搜寻“周应聪”得到的如下记录：

周应聪（1900—1985）生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福建福州人。吴淞商船学校、烟台海军学堂毕业。海校毕业后任“通济”炮舰见习官。1920年调任“楚同”炮舰候补副。1921年调任租船处代表。1924年调任“永绩”炮舰航海副。1926年10月2日升任海军第1舰队副官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27年3月12日随部参加国民革命军，仍任原职。1929年11月12日奉派英国留学。回国后任“海容”巡洋舰航海正。1934年7月21日升任“通济”炮舰少校舰长。7月23日叙阶海军一级少校。1935年1月12日调任“应瑞”巡洋舰教练官。1月17日调任“海容”巡洋舰少校副舰长。1936年1月1日调任驻英公使馆海军正武官。7月13日调任第2舰队中校参谋长。1937年9月1日调任海军新舰监造办公处舰装设计监造官。12月3日调任练习舰队参谋长。1938年调为海军总司令部少校候补员（派舰监造办公处服务）。1939年4月13日调任海军水雷制造所香港办事处主任。6月升任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11月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军衡处铨叙科中校科员。1940年2月当选海军水雷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0月10日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1941年9月30日获颁干城甲种二等奖章。1946年2月10日调任军政部高级参谋。6月12日调任参谋本部少将高级参谋。10月兼任外交部派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首席秘书、海军代表。1947年3月22日晋升海军少将（见注1）。1948年3月1日调任海军总司令部第5署署长。1949年5月1日调任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曾策动海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连海运学院教授、交通部参事、中国航海学会理事、国务院参事。1985年4月21日病逝北京。

这段纪录使家钧大为惊讶。在她的印象中，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父亲仅是在英国和联合国任

职的外交武官，却不知他竟然还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十多项职衔，在战火中奔波于海内外。为弥补对父亲了解的欠缺，她也开始在中外几十个网站中遨游搜索，收获累累。期间她又向德霖求助：“I wish I knew Dad’s English name so I could get more stories from other sources.”

德霖建议查联合国档案：“Jovita, you can try to check with UN, since “兼任外交部派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首席秘书、海军代表”。UN should be able to find English name and then you can search other details.”

德霖按捺不住，擅自查询并很快得到联合国档案处的协作，找到了联合国有关家钧父亲的纪录。

“Morning, Jovita, I found your father’s English name as Capt. Ying-Tsung Chow,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right low corner. I called UN and they helped me to locate the name list of china delegation (1946-1947). I hope you do not mind since I am a fanatic of naval affairs.”



在搜寻中，家钧得知父亲不仅在二战中领导过水雷制造，并与英国协商争取赠送中国巡洋舰一艘，A级潜水艇二艘，巡戈快艇八艘及租借驱逐舰一艘，并安排人员训练和运输，均获两国政府首肯。据记载，重庆号的赠与及灵甫号的借予都出自她父亲个人的构想，随后向英国政府争取所达成。

进入4月份，搜寻转向关于起义的纪录。1949年春，当时中华民国海军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策

动下易帜，自愿或不自愿地，共有21次，易帜舰船共97艘，官兵达3800多人，占当时海军舰艇总数的22.7%、官兵总人数的9.5%。这些易帜的舰艇和人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和航海事业的基础和导师。

据记载，1949年4月23日，林遵率海防第二舰队9艘军舰、21艘舰艇、1271名官兵起义，这是中华民国海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而渡江战役同时打响。为接收中华民国海军起义的军舰，当天解放军在华东军区特地成立海军。这一天，到2009年才被最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建军节。

德霖搞不清父亲是如何起义的，因为他知道父亲在49年之前就转业商业远洋运输(见注2)：

“but he had the certificate of 莫名其妙起义, and he was retired as a 离休干部, 可能是因为他林遵的部下的关系, 老林起义整个长江舰队, 我这里有本关于当时共产党策划国军海军起义的书, 可以寄给您看。”德霖提到的书是“陈志远传奇：国民党海军五次起义纪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陈志远传奇”描述了颇多有关家钧父亲起义的情节，其后家钧及其哥哥为每个兄弟姐妹购买了此书。

德霖查到家钧父亲参与策划“重庆号”重巡洋舰的起义的章节：“Morning, Jovita, attached are pages i found with your Dad’s name, i may still miss some page.”

家钧父亲起义后离开海军去执教：“My dad told 周恩来 that he didn’t want to stay in navy anymore but liked to teach...”

进入七月，德霖向UN查询家钧父亲在联合国的活动，

To: [arms@un.org](mailto:arms@un.org) 28/07/2010 11:29 AM  
Subject: delegation name list of 1946

Dear Sir or Madam,  
I am searching the name list of the deleg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September or October of 1946.  
Please advise.

联合国就1946年中国安理会代表团成员名单答复：

Remi Dubuisson, Thu, Jul 29, 2010 at 11:18 AM

To: [delinqu@gmail.com](mailto:delinqu@gmail.com)

Dear Sir or Madam, According to the 1946 UN Yearbook whose content is available online <http://unyearbook.un.org/unyearbook.html>?  
[nameisysadvsearch.html](http://nameisysadvsearch.html),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1946 consisted of :

- Ping-Sheung Foo
- Ying-chin Ho
- V.K. Wellington Koo



Regards,  
Remi

Rémi DUBUISSON (Mr.)  
Associ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ficer  
UN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Section  
FF-103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tension: 3-4227  
email: dubuisson@un.org



1945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 AT OPERA HOUSE, SAN FRANCISCO.  
(SHOWN ARE MEMBERS OF CHINESE MILITARY DELEGATION.)

第一届联合国中国军事代表团赴旧金山歌剧院出席1945年联合国宪章大会。自右至左：首席秘书，海军代表周应聪；首席代表宋子文；团长，陆军代表何应钦

与此同时家钧也查到父亲在签订联合国宪章所起的作用：“1944年8月至10月，苏、英、美3国和中、英、美3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提出了组织联合国的方案，并拟定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周应聪受命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这个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中国军人，力主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等作为联合国宗旨，写进《联合国宪章》。他在起草中，不止一次对其他国参与起草者说，真希望人类从此不再遭受战祸。1945年4月25日，50国代表开始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于次日举行签字仪式。”

家钧的父亲周应聪将军是德霖的父亲瞿伟民上尉在海军的前辈，也是吴淞商船学校（抗战时成为交大航海科迁到重庆）的学长。所以家钧父亲是德霖父亲的长官的长官，如果德霖见到家钧，一定要代他的父亲向她的父亲行军礼。

德霖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碧海同舟-民国海军赴美赴英受训接舰纪实”确定父亲赴美时尚无正式官阶，他的名字列在第373页

第一行，那时是“学兵第二分队分队长，23岁，上海，交大航海科毕业生民生公司代大副”。

德霖父亲和一代知识青年参加中华民国海军参战，被派到美国受训，同时接收八艘美国军舰，训练期间还赶上二战尾声，他有幸随舰在大西洋佛罗里达州外海搜寻德国潜艇。二战结束，在林遵指挥官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编队，从美国迈阿密经巴拿马运河到美国西岸再跨太平洋经夏威夷回到上海。在上海淞沪海军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后来林遵上校起义，德霖父亲和一批军官也糊里糊涂地成为起义人士。

我们的父辈是中国海军的真正灵魂和骄傲。他们的航海生涯绵延几十年，全球各海域图上都有他们的痕迹，他们不但是中国现代海军和航海业的先驱，还身传言教地带领出大批领航员成为中国海军和远洋船队的中坚。

前辈如此，后辈应不负众望，远离祖辈的土地，相逢不必曾相识，对父辈的敬爱，对父辈一代正直敬业宽阔胸怀的崇敬，伴随着这连绵不断的海军情结，会永记我们心中的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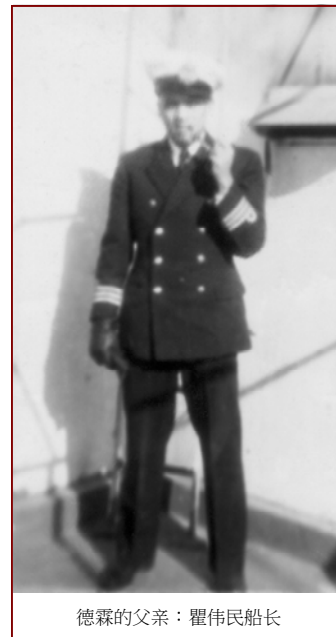
#### 注1

中华民国军阶和美国军阶相类似，只有“少，中，上”的“尉，校，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类似苏俄的“少，中，上，大”的“尉，校，将”不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阶也取消了“大”这一级。参看家钧父亲的制服袖口，4条金边和1颗金环，这和美国海军上校的4条金边和1颗星一样。同时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本部，是为国防部部长之军令幕僚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类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各军种的参谋长都是上将，而其高级参谋都有少将衔，以示各军种平等。

1945年家钧父亲代表中国的海军抵达美国参与联合国事务时，是相符的海军上校衔，而不是以中国参谋本部名义下的少将衔，这符合联合国各军方代表团的惯例，讲究的是您代表什么军种。所以和后面的在1947年正式从上校提一级为海军少将没有矛盾。

#### 注2

德霖父亲1949年的照片上不是海军制服而是远洋商船制服，商业远洋制服只有一种阶级（船长大副二副三副，或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他的袖口上是3条金边和1颗金环，那是大副，和他以后的船长制服4条金边1颗圈不同，即Captain。



德霖的父亲：瞿伟民船长



左图：2009年部分美西校友聚会于加州朱凯靖同学宅邸

右图：2010年部分美西校友聚会于加州朱凯靖同学宅邸



## 读者来信：冯和贵 61届

近收到位育钟声校刊，拜读之后十分欣慰。四十多年来钟声的表现形式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尽相同，但其精髓却一脉相承，历久长新。钟声可以说是位育的“橱窗”。它展现了它的风貌，散发了她的气息，传达了她的心声，也透露了她的灵念。作为曾经浇灌过“钟声”的一员，我为她的发展，成长，迁移，重生和更新，深感自豪和兴奋。请代向诸位编辑及为印发此刊效力的同学致谢，致敬。不知是否有同学有兴趣整理一下钟声小史。将历届编委列出，并可附小文，以资纪念。



2010年部分美东校友在新泽西州郑晓群同学家聚会



南浦（倚今声）

## 牧歌

汤沐黎词，画

毕业满十八，遇文革，首届知青下放。  
蹭步苦拉车，肤如炭，汗雨淋湿牧场。  
嶙峋师傅，白馒三顿干椒呛。  
同泡澡堂独闭目，一枕黄粱逐浪。

三十年过如飞，已巡欧驻美，夺魁攫奖。  
郊外见牲栏，停车爱，芳草牛群闲逛；  
斜阳犊影，金丝牧女青春状。  
别有一番情愫起，舒畅还夹惆怅。